

年

卷

期

13

2

第

第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各種雜誌

東方雜誌

每冊一角  
二分五釐  
全年十二冊 一元半  
全年廿四冊 三元

教育雜誌

每冊一角  
全年 六角  
二元

學生雜誌

每冊一角  
全年 六角  
二元

少年雜誌

每冊八分  
全年 四角五分  
五角

兒童世界

每週一冊  
每冊三分  
全年廿五冊 七角二分  
全年五十冊 一元四角

兒童畫報

月出三冊  
每冊六分  
全年十二冊 七角二分  
全年廿四冊 一元四角四分

婦女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 一元二角  
二元

小說月報

每冊角半  
全年 九角  
二元

小說世界

每週一冊  
每冊六分  
全年廿五冊 一元五角  
全年五十冊 三元

英文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 一元二角  
二元

英語週刊

每週一冊  
每冊三分  
全年 七角五分  
一元五角

民鐸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五冊 一元  
全年十冊 二元

學藝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五冊 一元  
全年十冊 二元

科學雜誌

每冊二角半  
全年 一元五角  
三元

新教育

每冊二角  
全年十冊

史地學報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

國學叢刊

每冊四角半  
全年四冊

社會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

農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

博物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四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 中國國語文教科補充讀本

##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一册 八角

林紓譯 沈雁冰校註 本書前經林氏節譯中文，傳誦一時。現由沈君悉心校註，加以新式標點，改排成書。卷首附刊司各德評傳一篇，詳述司氏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品之特色，及各國批評家對於司氏的批評。又附司氏著作編年錄，著作版本攷等，都能切合實用。

## 拊掌錄

一册 三角五分

林紓譯 嚴既澄校註 原書是美國大文豪歐文所著短篇記事，詞旨高妙，文筆詼諧。現用國語譯出，能曲達原書風韻。又附長篇導言，述歐氏的身世著作，及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

## 詩學原理

一册 四角

王希和編 本書根據人類心靈，說明詩學原理。內分十四章，凡詩之性質功用等，言之甚詳。西洋名句引用很多，中學校用作國語文參考書最為適宜，研究詩學的，也可用為入門之階。

## 天方夜譚

二册 一元四角

奚若譯 葉聖陶校註 天方夜譚是一部興味濃溢，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英文譯本很多，推冷氏 (Lane) 為其中的最成功者。本書據以珍譯，文筆清麗，別成風格。

## 俠隱記

二册 一元四角

伍光建譯 沈雁冰校註 俠隱記是法國大仲馬傑作之一，述法國路易十三時代的政治。當時路易十三御前火鎗隊中，有俠客三人，暗中與執政大臣紅衣主教爭抗，屢次破他的陰謀。本書寫法國朝廷的奢侈，宮闈的祕事，和新舊教徒之爭鬥，處處有三俠客穿插其間，使人擊節稱快。

□ 小說世界 第十三卷 第二期 目錄 □

封面	插圖
焦山一覽	手提一劍追長風(彩色) 山西陽高關帝廟關公銅像 不倫不類圖之二(陰陽合璧之通行證)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丈夫的擔負

胡寄塵

一個可憐的婦人……………冷血

金盾……………張枕綠

永不泯滅的印象……………寒玉

鏡臺裏的五封書……………陳琴盧

B城紀事(下)……………唐小圃

西湖我的姊姊……………漪湖女士

骰子牙牌之來歷……………塵夢

再辨和詩……………胡懷琛

補 白

三國水滸之勢力  
三國演義中之人名  
小詩  
男子簪花  
陶淵明之小說癖  
翻譯與創作



# 人生最要的兩大問題

一是光陰

一是智識

去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今年的光陰，我們應該怎樣去利用纔是？

智識是無窮的，光陰是一去不返的。要增進智識，決不可錯過光陰，在這一年當中，我們應下一回決心，研求些有用的學問！

本社是國中最完善的函授學社，供給青年以人生必要的智識。現設國文，國語，英語，商業，算學五科，各科講義，均由專家擔任編輯，改答課卷，精詳迅速。取費低廉，有志入社的，隨時可以報名加入。

##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報名及索閱簡章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風 長 追 劍 一 提 手





山西高陽關帝廟內關公勒馬銅像



## 編者的報告

本期的「骰子牙牌之來歷」頗有趣味。雖是人所知的兩件東西。却是能說得出他們的來歷的人很少。讀者讀了這一篇。對於這兩件東西。可以明瞭他的歷史。

本期的彩圖。很有趣味。就是關公勒馬銅像。也是小說界中少見的材料。

十多年不做小說的冷血先生。他已有一篇「一個可憐的婦人」在本期登出來了。

本雜誌現在預備徵求下列各種稿子。(1)動植物譜。最好是一個地方的特別出產。如天台山蜜橘。吉林蛤士蟆。洞庭碧螺春。福建圓山水仙花之類。作法要有文學趣味。不可枯燥如動植物學教科書。(以昭代叢書所載各譜爲標準)且常見之物不必做。(如梅菊之類)每篇以四千字爲限。(2)遊記。不論文言白話。每篇以四千字爲限。(3)關於小說或文學的叢談。(須有趣味)每條字數不拘多少。(以螺屋雜記爲標準)以上各項徵文選錄者。酬報從豐。不錄恕不退還原稿。

# 曾犧牲於腦筋衰弱者

旅居爪哇粵商聲稱如何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全愈

腦筋爲一身之主宰即心臟肺腑胃部腦體莫不受治於腦筋也是以腦筋衰弱精神困憊之舊症成矣此不足爲奇異耳腦筋藉血液以滋養故腦筋疲乏每因血薄氣衰所致也是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補血之功力可治他藥所不能療治之腦筋衰弱疾病矣已曾救治天下各處之患腦筋疲乏者不可計數矣請觀熱帶地方之證據何君仲甫原籍廣東梅縣現年三十六歲旅居南洋爪哇爲美士干爾彌干冬圩何天成號之經理其來函云鄙人因失於調養以致身體衰弱腦筋衰去歲六月間腦筋疲乏更甚時覺頭暈目眩飲食少進且患大便祕結身弱至此自維絕少樂趣遠不如昔延醫服藥多方求治毫不見效敝行總董見余體質如此情形囑余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詎料一經服用便覺奏效胃口有愈現下康壯復原宛若再造新人深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補血聖藥其功力不分男女且專治婦女月信不調婦科各症尤

何仲甫



君玉照

爲神效無匹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衛生小書 茲有精美名醫康健談小書奉送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敝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商務印書館出版

# 中國國語文教科補充讀本

##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一冊 八角

林 紆譯 沈雁冰註校 本書前經林氏節譯中文，傳誦一時。現由沈君悉心校註，加以新式標點，改排成書。卷首附刊司各德評傳一篇，詳述司氏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品之特色，及各國批評家對於司氏的批評，又附司氏著作編年錄，著作版本攷等，都能切合實用。

## 拊掌錄

一冊 三角五分

林 紆譯 嚴既澄校註 原書是美國大文豪歐文所著短篇記事，詞旨高妙，文筆詠諧，現用國語譯出，能曲達原書風韻，又附長篇導言，述歐氏的身世著作，及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

## 詩學原理

一冊 四角

王希和編 本書根據人類心靈，說明詩學原理，內分十四章，凡詩之性質功用等，言之甚詳。西譯名句，引用很多，中學校用作國語文參考書，最為適宜，研究詩學的，也可用為入門之階。

## 天方夜譚

二冊 一元四角

奚 若譯 葉聖陶校註 天方夜譚是一部興味濃溢，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英文譯本很多，推冷氏 (Lane) 為其中的最成功者。本書據以逐譯，文筆清麗，別成風格。

## 俠隱記

二冊 一元四角

伍光建譯 沈雁冰校註 俠隱記是法國大仲馬傑作之一，述法國路易十三時代的政治。當時路易十三御前火鎗隊中，有俠客三人，暗中與執政大臣紅衣主教爭抗，屢次破他的陰謀。本書寫法國朝廷的奢侈，宮闈的祕事，和新舊教徒之爭鬥，處處有三俠客穿插其間，使人擊節稱快。

# 小說世界

第十三卷  
第二期

## 目錄

圖	插	封面
不倫不類圖之二(陰陽合璧之通行證)	手提一劍追長風(彩色) 山西陽高關帝廟關公銅像	焦山一覽

###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編者

丈夫的擔負

胡寄塵

一個可憐的婦人……………冷血

金盾……………張枕綠

永不泯滅的印象……………寒玉

鏡臺裏的五封書……………陳琴盧

B城紀事(下)……………唐小圃

西湖我的姊姊……………漪湖女士

骰子牙牌之來歷……………塵夢

再辨和詩……………胡懷琛

白 補

三國水滸之勢力  
三國演義中之人名  
小詩  
男子簪花  
陶淵明之小說癖  
翻譯與創作



# 人生最要的兩大問題

一是光陰

一是智識

去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今年的光陰，我們應該怎樣去利用纔是？

智識是無窮的，光陰是一去不返的。要增進智識，決不可錯過光陰，在這一年當中，我們應下一回決心，研求些有用的學問！

本社是國中最完善的函授學社，供給青年以人生必要的智識。現設國文，國語，英語，商業，算學五科，各科講義，均由專家擔任編輯，改答課卷，精詳迅速。取費低廉，有志入社的，隨時可以報名加入。

##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報名及索閱簡章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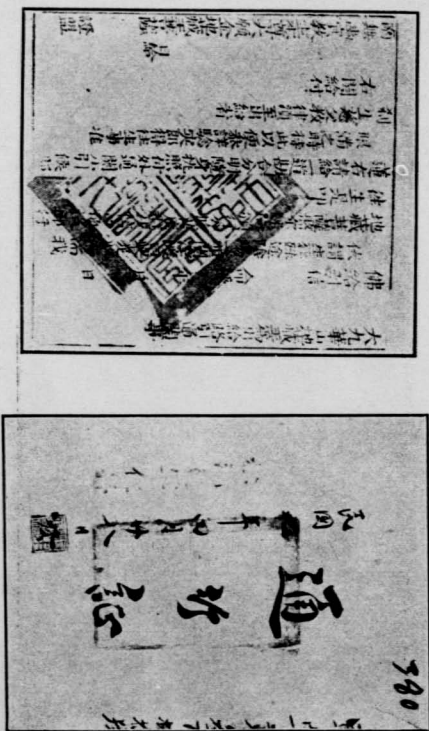


風 長 追 劍 一 提 手



山西高陽關帝廟內關公勒馬銅像

不倫不類之圖二(陰陽合璧之通發行證)



(一) 民國九年地王護軍使所發之通發行證  
 (二) 民國九年地王護軍使所發之通發行證

## 編者的報告

本期的「骰子牙牌之來歷」頗有趣味。雖是人所知的兩件東西。却是能說得出他們的來歷的人很少。讀者讀了這一篇。對於這兩件東西。可以明瞭他的歷史。

本期的彩圖很有趣味。就是關公勒馬銅像。也是小說界中少見的材料。

十多年不做小說的冷血先生。他已有一篇「一個可憐的婦人」在本期登出來了。

本雜誌現在預備徵求下列各種稿子。(1)動植物譜。最好是一個地方的特別出產。如天台山蜜橘。吉林蛤士蟆。洞庭碧螺春。福建圓山水仙花之類。作法要有文學趣味。不可枯燥如動植物學教科書。(以昭代叢書所載各譜爲標準)且常見之物不必做。(如梅菊之類)每篇以四千字爲限。(2)遊記。不論文言白話。每篇以四千字爲限。(3)關於小說或文學的叢談。(須有趣味)每條字數不拘多少。(以螺犀雜記爲標準)以上各項徵文選錄者。酬報從豐。不錄恕不退還原稿。

# 會犧牲於腦筋衰弱者

旅居爪哇粵商聲稱如何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全愈

腦筋爲一身之主幸即心臟肺腑胃部腦體莫不受治於腦筋也是以腦筋衰弱精神困憊之舊症成矣此不足爲奇異耳腦筋藉血液以滋養故腦筋疲乏每因血薄氣衰所致也是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補血之功力可治他藥所不能療治之腦筋衰弱疾病矣已曾救治天下各處之患腦筋疲乏者不可計數矣請觀熱帶地方之證據何君仲甫原籍廣東梅縣現年三十六歲旅居南洋爪哇爲美士干爾彌干冬圩何天成號之經理其來函云鄙人因失於調養以致身體衰弱腦筋衰去歲六月間腦筋疲乏更甚時覺頭暈目眩飲食少進且患大便祕結身弱至此自維絕少樂趣遠不如昔延醫服藥多方求治毫不見效敝行總董見余體質如此情形囑余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詎料一經服用便覺奏效胃口有愈現下康壯復原宛若再造新入深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補血聖藥其功力不分男女且專治婦女月信不調婦科各症尤

何仲甫

君玉照



爲神效無匹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衛生小書

茲有精美名醫康健談小書奉送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敝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丈夫的擔負

胡寄塵

四點鐘後。楊慶林從銀行回到家中。還沒進門。已聽見屋內丁丁冬冬的一陣鋼琴之聲。夾着小孩子的笑聲。楊慶林知道屋內彈琴的是他妻子丁女士。而在那裏笑的就是他十歲的兒子楊小林。這種琴聲笑聲。就可以表現出他的家庭。是個快樂家庭。而這時候的楊慶林應該是快樂的了。卻不料楊慶林在門外聽見這種聲音。就停住了脚。立在門前。暗暗的歎道。伊學琴還沒有學到半個月。並不會彈。我叫伊暫時不必買鋼琴。鋼琴的價值很可觀。我現在並沒有閒錢買他。叫伊不要買。伊不會得到我的同意。伊竟去買回來了。小林這孩子。今天爲甚麼也這樣的快活。莫不是他前回吵鬧着要買的那個洋囡囡。他母親已經買了給他麼。是的。一定是的。不然。他那裏有這樣的快活。

楊慶林立在門前。這樣的想了一回。幾乎發了癡。呆呆的立在那裏出神。已忘記了敲門。這時裏面忽然有人走出來。把門開了。使得慶林吃了一驚。擡頭看時。乃是他的女僕李媽。李媽見了慶林。也嚇了一跳。忙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少爺回來了。少爺你幾時回來的。

慶林道。我剛剛走到門前。本待敲門。聽見裏面有脚步聲。我想總是你走出去了。就省得我敲門了。李媽道。巧極了。我剛拿着一把銅壺。出去泡開水的。

這時候。丁女士在裏面聽見慶林說話的聲音。立刻丟了琴不彈。走到天井裏來和慶林說話。小林也跟着他母親。走到慶林身邊來說道。爹爹。這個洋囡囡我已經買來了。前天你不買給我。今天母親已買給我了。小林這樣的說着。一邊笑。一邊跳。又說道。爹爹。你看。你看他的手也會舉起來。他的眼睛會開會閉。睡下去眼睛就閉了。立起來。眼睛又睜開了。爹爹。你看。

丁女士又接着說道。你看這洋囡囡。豈不是像個活女孩子麼。你試猜猜。多少錢買來的。楊慶林在這時候。心裏雖然很不高興。但當着丁女士的面。不便露出不快樂的神氣來。裝着笑容說道。在我去買。非五元不可。或者你去買便宜些罷。丁女士道。那裏肯便宜。前天我們一同去問價。他不是說。定價八

元。少了一文也不賣麼。怎樣會五元賣給你。又怎樣再便宜些賣給我。

慶林聞言。從小林手裏將那洋囡囡接過來。看了一看。連聲的贊道。到底貨色是好。八元實在不算貴。八元實在不算貴。丁女士道。自然貨色好。倘然不好。我怎會看得上眼。

這時候李媽媽已從外面泡了開水回來。將壺裏的開水沖了一杯茶。遞給楊慶林喝了。纔慢慢的對慶林說道。少爺。剛纔在門前遇見管衙堂的阿富。他說我家的房錢。兩個月沒付了。明後天至少要付他一個月。楊慶林沈着臉說道。知道了。人家欠三個月的也有。欠兩個月甚麼要緊……叫他停三四天再來收就是了。李媽聞言不做聲。管他走開了。臨去時。回頭向丁女士道。少奶奶。你不彈琴麼。

丁女士道。我那裏會彈琴。不過瞎彈一回罷了。楊慶林連忙接着說道。你彈得很好。我久已要買一張鋼琴給你。只因一天到晚。爲着公事太忙。竟沒有閒工夫伴你去買。到難爲你自己去買了來……不知費了多少錢。丁女士道。有發票在這裏。一面說時。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發票來。擲給慶林。慶林接着看了。只見是百寶洋行的發票。上面開得是鋼琴一張。計洋四百元。梵啞鈴一只。計洋三十元。女皮鞋一雙。計洋十元。小孩洋裝衣服全套。計洋三十五元。德國洋囡囡一個。計洋八元。上好果子餅乾



四磅計洋二元。總計四百八十五元。

慶林看了。暗暗的吃驚。卻是當着丁女士的面。還勉強鎮靜着。絲毫不露出不樂的神氣。只將發票橫摺做三疊。放在自己的衣袋裏。慢慢的問丁女士道。這筆款子已經付了麼。如沒有付。明天我替你付去。丁女士道。已經付過了。你昨天交給我還劉太太的借款那五百元。我已扯來用了。應該還多下十五元。但是已拿十元預付劉太太的利息了。再贖下五元在這裏。我想明天拿去買半打絲襪。也不必還給你了。

慶林忙道。這個自然。五大元。還須交給我做甚麼。你也太看我不起了。丁女士笑了一笑。接着說道。這張鋼琴很好。讓我彈給你聽。我雖然不會彈。然而有了好琴。也很可以聽得。楊慶林道。說那裏話。應該倒轉來說。琴雖然不好。然而有了會彈的人。自然是很可以聽得了。

丁女士聽見楊慶林這樣的稱贊。十二分的高興。慢慢的坐在鋼琴邊的椅子上。丁丁冬冬的彈起琴來。楊慶林雖然不是個音樂家。卻是彈得好不好。他是聽得出的。這時候聽了丁女士的彈琴。將雙眉皺着不做聲。這樣的情形。就可以表明他心裏的難過。他以為他立在丁女士背後。他臉上露出不快

樂的神氣來。丁女士是不會知道的。

誰知擡頭一看。看見一面大穿衣鏡。正掛在丁女士的對面。自己一個哭不像哭。怒不像怒的臉。映在鏡中。映得很清楚。他自己一見。就吃了一驚。想道。莫不是伊已經看見了麼。想罷。立刻改做了笑容。幸虧丁女士低着頭彈琴。並沒有看見慶林剛纔那個樣子。等到彈完了琴。立起身來。纔向鏡子裏望了一望。這時候鏡中的楊慶林的小影。已改做笑容了。丁女士見了大喜。忙回過頭來。含笑向慶林道。彈得好麼。慶林忙伸過自己的手。去握着伊的手。說道。謝謝你。我很願意一生一世在你的琴聲中度過去。我只要聽到你的琴聲。我隨便甚麼事都忘記了。

丁女士聞言。歪着身子。坐在慶林身邊。將左臂放在慶林的膝上。拿右手招着小林道。小林。你那洋囡囡呢。拿來給你爹爹看。楊慶林也道。你的洋囡囡呢。快拿來給我看。丁女士含笑問道。你還是愛小林呢。還是愛這洋囡囡。

楊慶林被他這樣一問。一時到回答不來。想了片刻。纔答道。我因為愛小林。纔愛洋囡囡。倘然不愛小林。也就不愛洋囡囡了。丁女士聞言。以為他回答得的話很得體。伊很滿意。微微的笑了一笑。又呼着

小林道。小林。你那洋囡囡呢。

這時候小林已玩洋囡囡玩得略有些厭倦了。只管他在那裏吃剛纔買來的果子餅乾。聽見他母親和父親的呼喚。只裝着不聽見。全不理他們。卻是丁女士連呼着。還是李媽代答道。阿官在那裏吃餅乾。不要喊他罷。丁女士聞言。纔不叫小林。回頭向慶林道。今天買來的餅乾。你也要嘗試嘗試麼。慶林道。很好。我肚子正有些餓了。丁女士就吩咐李媽道。李媽。你把那餅乾用盆子裝些來給少爺吃。李媽答應着去了。楊慶林低着頭暗想道。這餅乾五角錢一磅。拿來給小孩子亂吃。未免可惜了罷。他正這樣的想着。只聽見李媽媽很吃驚的說道。少奶奶。餅乾給阿官弄完了。

丁女士道。甚麼話。四磅餅乾。一頓子怎樣吃得完。李媽道。可不是麼。你看。你看他把四磅餅乾全浸在一大面盆水裏。浸透了。還可以吃麼。丁女士道。這麼糟了。楊慶林心裏雖然不快活。面子上卻還裝着笑容安慰丁女士道。小孩子知道甚麼。四磅餅乾被他糟了。也不過只丟了兩元。只當你那張鋼琴的價錢貴一些。就在內了。丁女士聽見楊慶林這樣的說。心裏就很快活。笑着說道。糟了算不得甚麼。只是你現在沒有得吃。楊慶林道。我如今又不餓了。只要你再彈一回琴給我聽。我就不餓了。

丁女士聞言。連忙回過頭去。坐在椅子上彈琴。楊慶林趁這空閒的時候。自己裏心計算一計算。想道。這樣妻子的琴聲。和兒子的笑容。是五百元的代價。唉。丈夫的擔負……

這樣的過了一個月。楊慶林忽然往銀行裏去了。就一去不回來。丁女士也不知是甚麼緣故。第二天。上海各日報上。都登着一道賞格拿人的告白。大約說。

本行夥計楊慶林。年二十一歲。某處人。在本行爲夥。虧空五千元。於昨日私逃。不知何往。如有人知風報信。或拿獲其人者。本行當分別酬謝。某某銀行啓。

(完)

### 三國水滸之勢力（螺屋雜記）

三國水滸二書。在中國社會上勢力之大。實爲可驚。無論何種社會中人。凡讀書識字者。幾無不讀此二書。不特此也。相傳滿洲人未入關時。卽有滿文譯本之三國演義。彼卽以此爲兵書云。又聞人言。當拿破崙轉戰歐洲時。無時不挾譯本水滸傳以自隨。（聞人言如此。或未足信。）由是觀之。則此二書之勢力。爲何如哉。

### 三國演義中之人名（螺屋雜記）

全部三國演義中之人名。多屬單名。如劉備、曹操等皆是也。惟孔明之丈人一人。爲例外耳。然是書中之人名。多是真名。非臆造者可比。則取單字爲名。乃當時之習慣也。此事爲讀三國演義者所不注意。余以其甚有趣也。故爲記之於此。

楊慶林立在門前。這樣的想了一回。幾乎發了癡。呆呆的立在那裏出神。已忘記了敲門。這時裏面忽然有人走出來。把門開了。使得慶林吃了一驚。擡頭看時。乃是他的女僕李媽。李媽見了慶林。也嚇了一跳。忙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少爺回來了。少爺你幾時回來的。

慶林道。我剛剛走到門前。本待敲門。聽見裏面有脚步聲。我想總是你走出去了。就省得我敲門了。李媽道。巧極了。我剛拿着一把銅壺。出去泡開水的。

這時候。丁女士在裏面聽見慶林說話的聲音。立刻丟了琴不彈。走到天井裏來和慶林說話。小林也跟着他母親。走到慶林身邊來說道。爹爹。這個洋囡囡我已經買來了。前天你不買給我。今天母親已買給我了。小林這樣的說着。一邊笑。一邊跳。又說道。爹爹。你看。你看他的手也會舉起來。他的眼睛會開會閉。睡下去眼睛就閉了。立起來。眼睛又睜開了。爹爹。你看。

丁女士又接着說道。你看這洋囡囡。豈不是像個活女孩子麼。你試猜猜。多少錢買來的。楊慶林在這時候。心裏雖然不高興。但當着丁女士的面。不便露出不快樂的神氣來。裝着笑容說道。在我去買。非五元不可。或者你去買便宜些罷。丁女士道。那裏肯便宜。前天我們一同去問價。他不是說。定價八

元。少了一文也不賣麼。怎樣會五元賣給你。又怎樣再便宜些賣給我。慶林聞言。從小林手裏將那洋囡接過來。看了一眼。連聲的贊道。到底貨色是好。八元實在不算貴。八元實在不算貴。丁女士道。自然貨色好。倘然不好。我怎會看得上眼。

這時候李媽媽已從外面泡了開水回來。將壺裏的開水沖了一杯茶。遞給楊慶林喝了。纔慢慢的對慶林說道。少爺。剛纔在門前遇見管衙堂的阿富。他說我家的房錢。兩個月沒付了。明後天至少要付他一個月。楊慶林沈着臉說道。知道了。人家欠三個月的也有。欠兩個月甚麼要緊……叫他停三天再來收就是了。李媽聞言不做聲。管他走開了。臨去時。回頭向丁女士道。少奶奶。你不彈琴麼。

丁女士道。我那裏會彈琴。不過瞎彈一回罷了。楊慶林連忙接着說道。你彈得很好。我久已要買一張鋼琴給你。只因一天到晚。爲着公事太忙。竟沒有閒工夫伴你去買。到難爲你自己去買了來……不知費了多少錢。丁女士道。有發票在這裏。一面說時。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發票來。擲給慶林。慶林接着看了。只見是百寶洋行的發票。上面開得是鋼琴一張。計洋四百元。梵啞鈴一只。計洋三十元。女皮鞋一雙。計洋十元。小孩洋裝衣服全套。計洋三十五元。德國洋囡一個。計洋八元。上好果子餅乾

四磅計洋二元。總計四百八十五元。

慶林看了暗暗的吃驚。卻是當着丁女士的面。還勉強鎮靜着。絲毫不露出不樂的神氣。只將發票橫摺做三疊。放在自己的衣袋裏。慢慢的問丁女士道。這筆款子已經付了麼。如沒有付。明天我替你付去。丁女士道。已經付過了。你昨天交給我還劉太太的借款那五百元。我已扯來用了。應該還多下十五元。但是已拿十元預付劉太太的利息了。再贖下五元在這裏。我想明天拿去買半打絲襪。也不必還給你了。

慶林忙道。這個自然。五大元。還須交給我做甚麼。你也太看我不起了。丁女士笑了一笑。接着說道。這張鋼琴很好。讓我彈給你聽。我雖然不會彈。然而有了好琴。也很可以聽得。楊慶林道。說那裏話。應該倒轉來說。琴雖然不好。然而有了會彈的人。自然是很可以聽得了。

丁女士聽見楊慶林這樣的稱贊。十二分的高興。慢慢的坐在鋼琴邊的椅子上。丁丁冬冬的彈起琴來。楊慶林雖然不是個音樂家。卻是彈得好不好。他是聽得出的。這時候聽了丁女士的彈琴。將雙眉皺着不做聲。這樣的情形。就可以表明他心裏的難過。他以為他立在丁女士背後。他臉上露出不快



樂的神氣來。丁女士是不會知道的。

誰知擡頭一看。看見一面大穿衣鏡。正掛在丁女士的對面。自己一個哭不像哭。怒不像怒的臉。映在鏡中。映得很清楚。他自己一見。就吃了一驚。想道。莫不是伊已經看見了麼。想罷。立刻改做了笑容。幸虧丁女士低着頭彈琴。並沒有看見慶林剛纔那個樣子。等到彈完了琴。立起身來。纔向鏡子裏望了一望。這時候鏡中的楊慶林的小影。已改做笑容了。丁女士見了大喜。忙回過頭來。含笑向慶林道。彈得好麼。慶林忙伸過自己的手去握着伊的手。說道。謝謝你。我很願意一生一世在你的琴聲中度過去。我只要聽到你的琴聲。我隨便甚麼事都忘記了。

丁女士聞言。歪着身子。坐在慶林身邊。將左臂放在慶林的膝上。拿右手招着小林道。小林。你那洋囡囡呢。拿來給你爹爹看。楊慶林也道。你的洋囡囡呢。快拿來給我看。丁女士含笑問道。你還是愛小林呢。還是愛這洋囡囡。

楊慶林被他這樣一問。一時到回答不來。想了片刻。纔答道。我因為愛小林。纔愛洋囡囡。倘然不愛小林。也就不愛洋囡囡了。丁女士聞言。以為他回答得的話很得體。伊很滿意。微微的笑了一笑。又呼着

小林道。小林。你那洋囡囡呢。

這時候小林已玩洋囡囡玩得略有些厭倦了。只管他在那裏吃剛纔買來的果子餅乾。聽見他母親和父親的呼喚。只裝着不聽見。全不理他們。卻是丁女士連呼着。還是李媽代答道。阿官在那裏吃餅乾。不要喊他罷。丁女士聞言。纔不叫小林。回頭向慶林道。今天買來的餅乾。你也要嘗試嘗試麼。慶林道。很好。我肚子正有些餓了。丁女士就吩咐李媽道。李媽。你把那餅乾用盆子裝些來給少爺吃。李媽答應着去了。楊慶林低着頭暗想道。這餅乾五角錢一磅。拿來給小孩子亂吃。未免可惜了罷。他正這樣的想着。只聽見李媽媽很吃驚的說道。少奶奶。餅乾給阿官弄完了。

丁女士道。甚麼話。四磅餅乾。一頓子怎樣吃得完。李媽道。可不是麼。你看。你看他把四磅餅乾全浸在一大面盆水裏。浸透了。還可以吃麼。丁女士道。這麼糟了。楊慶林心裏雖然不快活。面子上卻還裝着笑容安慰了女士道。小孩子知道甚麼。四磅餅乾被他糟了。也不過只丟了兩元。只當你那張鋼琴的價錢貴一些。就在內了。丁女士聽見楊慶林這樣的說。心裏就很快活。笑着說道。糟了算不得甚麼。只是你現在沒有得吃。楊慶林道。我如今又不餓了。只要你再彈一回琴給我聽。我就不餓了。

丁女士聞言。連忙回過頭去。坐在椅子上彈琴。楊慶林趁這空閒的時候。自己裏心計算一計算。想道。這樣妻子的琴聲。和兒子的笑容。是五百元的代價。唉。丈夫的擔負……

這樣的過了一個月。楊慶林忽然往銀行裏去了。就一去不回來。丁女士也不知是甚麼緣故。第二天。上海各日報上。都登着一道賞格拿人的告白。大約說。

本行夥計楊慶林。年二十一歲。某處人。在本行爲夥。虧空五千元。於昨日私逃。不知何往。如有人知風報信。或拿獲其人者。本行當分別酬謝。某某銀行啓。

(完)

### 三國水滸之勢力（螺屋雜記）

三國水滸二書。在中國社會上勢力之大。實爲可驚。無論何種社會中人。凡讀書識字者。幾無不讀此二書。不特此也。相傳滿洲人未入關時。卽有滿文譯本之三國演義。彼卽以此爲兵書云。又聞人言。當拿破崙轉戰歐洲時。無時不挾譯本水滸傳以自隨。（聞人言如此。或未足信。）由是觀之。則此二書之勢力。爲何如哉。

### 三國演義中之人名（螺屋雜記）

全部三國演義中之人名。多屬單名。如劉備、曹操等皆是也。惟孔明之丈人一人。爲例外耳。然是書中之人名。多是真名。非臆造者可比。則取單字爲名。乃當時之習慣也。此事爲讀三國演義者所不注意。余以其甚有趣也。故爲記之於此。

# 一個可憐的婦人

冷血

我說他可憐。他自己也還不信。爲什麼呢。因爲他又不少喫。不少著。不少高堂大廈。不少婢僕廝養。不少車馬。不少插戴。不少金錢。他又不生疾病。不少兒女。他的丈夫又好。又有名望。又守一夫一妻制度。並無姬妾。他的家庭。又甚自由。公婆早已去世。又無叔伯妯娌。又無小姑。他年紀又輕。不過二十三。四。他相貌又極美麗。品性又極端貞。又是聰明。又是活潑。人緣又好。聲譽又隆。這樣一個婦人。誰不說他可敬可愛。可羨可慕。怎能說他可憐呢。便是問他自己。他也覺得可欣可幸。可喜可樂。怎至使人可憐呢。但是我敍了他的事。令我可憐的念。自然而生。這不是我矯情之談。亦非我拂人之性。待我略略寫下。請閱者自行評判罷。他的丈夫姓胡。號天縱。是個世家子弟。祖上傳下數百萬家資。幼年的時候。父

母替他好好的讀書。因此中文既有根底。及至十五六歲。又送至上海一個最有名望的教會大學。英文又好。及至卒業之後。又到美國哈佛大學。得了博士學位。後來又到歐洲游歷。費了兩年的歲月。考察各國政治經濟。以及各種應時實學。及至回國之時。早已聲譽鵲起。國中各大公司。莫不設法羅致。後來就了某銀行副行長的職分。不到一年。便升了正行長。一切措置。無不盡善。才能既經出衆。性情又極和平。又因是累代縉紳。交游又廣。因此凡屬京津滬漢以及廣港。各大公司。各大實業。無一不有這胡天縱先生的關係。或任董事。或任監察。或任發起人。或任評議員。真是一個中國社會上數一數二的人物。他的丈夫既是這般榮顯。他的父親又是一個甚有能耐的人。他的娘家姓魯。父親叫做魯志道。在前清時代。曾做過方面大員。及至民國。亦嘗歷任要職。後因感觸宦海風波的險惡。棄官經商。專在實業界活動。因此二個兒子。留學英法。專習商工。歷年以來。各業極形發達。兒子回國。又在各公司各工廠幫助他。甚爲得手。大的兒子。叫做魯慕賜。是企慕古時善於殖貨的子貢。小的兒子。叫魯景班。是景仰古人巧於作工的魯班。一商一工。都負人望。卻也名稱其實。因之魯氏一家。在中國社會上。也是獨一少二的家世。他在小的時候。叫做真美。生得粉裝玉琢。父母甚是愛他。他也曾經讀過書。入

過私塾。進過學堂。舉過業。他雖沒有過人的學問。卻也近時普通的知識。應有盡有。隨俗的應酬。事事盡能。無論新舊的。隨俗的。固執的。到了他的面前。一切應付。都到恰好地位。因此人歡迎他。比無論何人都覺熱烈。他具備了這三種資格。在社會上。沒事便罷。有了事。他總不能不有分的。胡魯兩家的親戚。如有婚喪喜慶。有他的分。他丈夫有關係的各大公司。或則他父親有關係的各大公司。如有事故。也有他的分。各大公司中重要人物。家中有事。也有他的分。他丈夫經理的銀行。總行是開設在上海的。他的住家。也在上海。上海有名望的各種大公司。大實業。即使和丈夫父親。沒有關係。大概也都相識。因此他們有事。他也有分。有時各埠的有名人物。經過上海。如須接待。他也有分。有時外國的游歷團。來到上海。又須歡迎。他也有分。除此之外。每年循例的各節。舊的如陰曆的新年。端午。中秋。年夜。新的如耶穌聖誕。新曆歲首。雙十節。各國紀念日。每到節期。都須送禮。祝賀。飲酒。聚會。因此他在一天十二時中。無時無刻。不在應酬之內。早上起來。不是有人來拜望。便是出去拜望他人。到了午餐。總有兩三家請客。有時還須請人。午餐以後。或則伴人購買東西。或則伴人游玩各地。有時開會。以及開喪。做壽。結婚滿月。不但須往吊賀。還須替人招待。到了晚餐時候。自比午餐更忙。請客之票。雪片而來。赴議

之地。席不暇暖。而且各處催促。每到一家。纔見了面。寒暄未畢。別家的電話。已紛紛而至。自從七點半鐘以後。坐了汽車。在各馬路上風馳電閃。往來奔走。都是爲着赴讌的忙碌。直到十點鐘以後。接着便有人請他到各舞臺看戲。也有人請他到影戲館裏看影戲。又有人請他到跳舞場上看跳舞。有時外國戲園裏也有人請他。音樂會裏也有人請他。東拖西拉。常使他不能分身。必須向人苦苦告罪。纔得分配這殺那的時候。到得倦眼回家。在那汽車中。還須算明日的勾當。先到那家。先看那人。誰家的分子。如何送去。誰人的禮物。如何置辦。一一記在小小的日記簿上。纔得放心。一到了家中。兒女自然早已睡着。丈夫有時尙未回家。他便一邊卸妝。一邊分付得力的傭婦。將明天應當預備的事。在他未起身的時候預備。有時須和他丈夫商量的事。祇好寫了一封簡便的信。放在他丈夫的枕上。各事粗了。時候早已過了午夜了。他常對人說。他和丈夫的愛情極好。但是雖則同居一室。要見面的時候很難。他又說。他雖極愛他的兒女。但是提攜懷抱的時候。也總沒有。他雖每天有幾次或十幾次的讌會。但是他的手提包裹。常常帶着幾塊餅乾。因爲他也常對人說。饑時不食。食時不饑。每日午餐。總須到了兩點鐘後。纔能坐席。晚餐也須到了八點鐘後纔能上菜。及至喫了一二樣。便須轉往別處。天熱的時



候。急急忙忙。等不得稍涼。須將熱物吞下。天冷的時候。又因四處奔波。有時冰冷的食物也須下嚥。他的箱裏雖然放着各節各季衣服。每至出門。多費躊躇。冬天的時候。多穿了衣服。恐怕到了新式人家。或則火爐。或則熱水管。燒得如夏天一般。穿少了衣服。又怕到那舊式人家。高廳大廈。冷氣逼人。有的時候。還須到了新式人家。又到了舊式人家。纔出火坑。便入冰窖。真使人難受。他又每每和人談他路上的危險。他說。人家坐汽車。是爲著行樂的。他坐汽車。宛如受了一種可怕的刑罰。因爲他曾遇着幾次極大的危險。將他膽子嚇破了。有一次兩車相撞。車上的玻璃窗。完全撞碎。將車夫撞傷。他雖微倖。僅僅碰破了皮膚。卻已嚇得暈了過去。又有一次。穿過電車。夾在兩付電車的中間。幾乎將他汽車。擠得粉碎。幸虧電車停得快。不會大受損傷。但是他又嚇得靈魂出竅了。其外撞壞了人家的車。或則被人撞壞的事。時常遇着。不過不大危險罷了。他雖人緣美滿。到處歡迎。他卻對着知己的閨友。常說他爲難的情形。他道。一日夜的時光太促。一個人的精力無多。既無分身之術。又少替代之人。同是親戚朋友。到了這家。得罪了那家。就了這裏。放棄了那裏。稍有差池。便說看不起我。看得起人。真叫人沒法。因此他雖身受了這樣榮華富有。他終年之間。卻不曾喫得一頓安逸的飯。睡着一夜安逸的覺。享着

一刻安逸的時光。終日碌碌。不知忙些甚麼。既無益於人。亦復無利於己。但是他雖這般想。他卻依舊急急忙忙。每日照他日常的課程。挨日做將下去。至今還是這樣。

(完)

附原函

寄塵先生鑒。提暇草草書就。既無體裁。又少文采。如以為可。請筆削之。(下略)陳冷上。

覆函

(上略)浮文泛采。遠不及少文采的好。惟其無體裁。所以為創格。一有體裁。就不免被體裁二字束縛了。先生以為何如。(下略)寄塵上。



棕欖玉容霜之

效用

敷粉之前。若先輕擦玉容霜。必能分外鮮艷。不含油質。皮膚多油者用之最宜。

保護皮膚。不受風日之侵。而免起縐及雀斑膿疹等病。已患者能即消除。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啟

# 究 竟

凡事皆必窮其究竟，而後能得實際，儲蓄一事，尤爲人生所切要，更不能不窮其究竟，試問人生果何爲而欲儲蓄，非所以備日後緊急之用，與期滿整數之收入乎，然試問儲蓄之後，究竟能否於緊急時應用，又於期滿時收入整數，是必於儲蓄之初，慎擇可靠之儲蓄機關，方能如願，然又試問，究竟如何方爲可靠之儲蓄機關，而能安心儲蓄，則第一當求證據，第二當視憑信，斷不可爲空言所欺騙，閱者試考歷次時局緊急之時，本會對於儲戶，應付裕如，是否確有證據，本會已有保障儲款之財產一千餘萬，彰彰在人耳目，是否確有憑信，故層層推究之後，苟能儲款於本會，方不失儲蓄本義，而得其實際也，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



# 金盾

張枕綠

席間。安民軍主帥劉經才起立演說。首述從前這裏保境軍的作威作福。罪不勝誅。次述自己不忍坐視。沒奈何出發仁義之師。以拯民於水火。一路上的奇功偉績。言不勝言。末述對於今後本省的政見。和他素抱軍人不干政的主義。這一番演說。直教列席在這慶功宴的一班紳商。沒一箇不竭力鼓掌。在這春雷暴動般的掌聲中。省商會副會長胡德美把一座早備着的大金盾。高高舉起。輕輕放在安民軍主帥的面前。經才注目一觀。正中鐫着四箇大字。是「萬家生佛」。上下款是「經才大帥鈞座。某省全體公民謹獻」。經才笑對德美道。『這幾箇字寫得很雄壯。匠人的刻工也精細』。德美聽着。這分明是稱讚他能幹了。他連忙站起來回話道。『謬賞謬賞。寫字的是書家李禿。鐫刻的是巧匠

王鏤生。這二人都是舍親。都是舍親。」

時局變換得十分迅速。五天之後。保境軍得了安民軍一部分強力的內援。竟把這已失的省城恢復了。先鋒隊進城的時候。正在黎明二三點鐘。安民軍預聞風聲。退如潮落。小部分欲退不及者。被倒戈。派勒令繳械。人民在睡夢之中。毫不知道有這回事。及至先鋒隊自由行動。侵入店家住戶。大家纔大哭小喊。叫苦連天。可是無論你如何哭喊。保境軍終於得勝了。

胡德美正要躺下舖來抽煙。省公署裏的汽車已停在門首。二箇打勝仗的副官和八箇衛兵直達胡公館。不由分說。把德美請上汽車便行。一路東擔西攔。把十餘位最有面子的紳商都請到。裝了一滿車。他們被邀到省公署。那先鋒隊的司令官開口便請籌餉。以備追擊安民軍之用。一羣有面子的人。看着司令官的面色。聽着司令官的語氣。逐漸增加。認到二十萬元。當日交付現款。司令官知道差不多。於是端茶送客。

德美走出省公署。正要登上那輛很盡禮的送客車。斜刺裏一箇童子跑過來。喘着氣報告道。「舅老

爺不好了。我家老爺被警察拉夫拉去了。胡德美認得他是李禿家的小廝。連忙吩咐汽車夫先開往警察廳去。他到了廳裏。要求保釋李禿。廳長查了名單。把李禿交給德美。這箇禿頂姊夫。最愛護的一頂帽子。連同身上的長衣短褂。都已不翼而飛。左腰間吃着一鎗柄。痛得挺身不直。兩人正待走出警察廳。一箇電話從祥生銀樓打來。報告此時正遭搶劫。要求廳裏保護。並問胡會長在不在。德美接聽電話。正是他母舅王鏤生的聲音。他忙又請求廳長派警去保護。才送李禿回家休養。

今天德美真忙極了。他回到公館裏抽足了煙。要到祥生裏去慰望他母舅。省商會裏來了電話。報說明天下午。保境軍的主帥要到。於是他更急於要往祥生一行。他自己的汽車到了祥生門前。但見排門與各店一樣的關着。進出的門口。站着四箇武裝警察。這是胡會長的面子。他進門一看。貨物精空。生財毀壞。夥計逃完。只剩鏤生老夫妻倆在店堂裏對哭。德美略爲安慰了幾句。便問他母舅道。『前天所鏤禿哥寫的「萬家生佛」四字。原樣還在不在。』鏤生含着眼淚。在那倒翻桌子的抽屜裏。檢得原樣尙在。德美一喜道。『還好。如今又要煩勞你。再鏤一座金盾。只須把上款經才二字。改了錦標。就行了。明天午時是要用的。此刻我還要莊上去。再會。』

席間。保境軍主帥張錦標起立演說。首述他的兵隊駐在本省時。與人民相處。秋毫無犯。並及安民軍種種擾民的劣蹟。天地之所不容。次述這番恢復本省城的順利。證明他是攻心而非攻城。末述對於本省善後的意見。和他素抱軍民合作的主義。這一番演說。博得照例的全體鼓掌聲。在這春雷暴動般的掌聲中。省商會副會長把一座早備着的金盾。很習慣的高高舉起。輕輕放落在保境軍主帥面前。錦標笑對德美道。『李禿的字和王鏐生的刻工。都是本城著名好手。你都辦到了』。德美聽着。這分明是稱贊他能幹了。他連忙站起來回話道。『謬賞謬賞。他們都是舍親。都是舍親』。(完)

小詩二首 (道靜)

『花落了！花落了！』這話使人們悲傷！

\*

\*

\*

可愛之神，請你不要司錯了你的職務罷！



# 各種小說

小說能陶情養性亦爲消遣妙品茶餘飯罷手執一編舉凡宇宙珍聞古今軼事無不足資探討而增奇趣本館出版新舊說部都數百種或爲創作或譯名著或影舊刊宗旨純正文筆清麗茲將種類略舉如下

## 舊小說

上溯漢魏下迄晚清有筆記傳奇演義平話彈詞曲選等百數十種成古文之淵藪極說部之大觀定價均極低廉備供普通選購

## 林譯小說

選譯歐美名著有教育社會俠義偵探滑稽言情等都百餘種爲便整購起見另裝二集各五十種第一集十六元第二集十四元

## 袖珍小說

內容精美攜帶便利分理想科學義俠偵探神怪言情等全書二十種定價二元

## 新譯小說

最近國內文學家創作及翻譯歐美名著有寫實有浪漫有象徵形形色色各極其妙著譯者均文壇健將當代名家其文學上的價值可想

■細目請見圖書彙報承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家庭娛樂



## 風琴

另印音樂用品  
目錄承索即寄

本館製造孔雀牌樂府牌風琴式樣新雅種類繁富聲簧準確質料堅固為家庭娛樂之無上妙品定價每座自二十元起至二百四十元包紮運費在外

### 音樂用書

兒童新歌曲	一册	一角
新法國語唱歌集	四册	各二角四分
新體唱歌集	四册	各一角
進行曲	一册	四角
今樂初集	一册	一元半
新歌初集	一册	一元半
風琴戲曲譜	一册	六角
英文琴譜	五册	各一元

商務印書館謹啓

# 永不泯滅的印象

寒 玉

## 她的糧食

在一家宏巍的酒館前的水門汀上，坐着一個襤褸的老丐婦。她一頭頭髮，已是蒼白得銀條似的；臉上的皮，如風乾的臘肉一般；身旁除了一根破裂的竿子外，便別無他物了。

刺骨裂膚的寒風，向她陣陣撲去；她兩支凍得血赤的臂膀，不住的震動着。但這時使她最覺難堪的，却並不在這平常少壯漢子尚且難擋的嚴寒；還有更甚於冷酷的饑餓，正在竭力蹂躪她的肚腹哩。她一手端着一個盛滿薯糠的瓢兒，一手捏着一把薯糠，用力塞入嘴裏。她嘴裏的交通，似乎已經阻塞，不能流通了。她時刻把枯弱的頸項，牽伸了幾下，纔吞下了一口。

推場車的夫子，拉車子的車夫，修街的工匠，短衣的人們，長袍的人們，漸漸越聚越衆，圍了一個

小圈子。大家都是把驚異的眼光，注射着她。有的驚歎地說：「啊啊！這還了得！這樣鋒利的薯糠吃下肚子，不要劃碎了腸子麼？」有的說：「這樣東西，咀嚼也咀嚼不碎的，怎能咽入喉嚨呢？」也有人用新名辭設立問題道：「這樣無機物，完全沒有一些脂養質素的，怎能充饑活命呢？」……一時議論紛紛，大家不外都是懷疑的口吻。

轉瞬間，他們得到一個解答了——一個身穿狐裘，喝得面皮發赤，鼻子上迸着汗珠的富翁，從酒館裏的樓梯上踉蹌奔下，站立在酒館的門檻上。這一來，他的氣勢，似乎益發比較旁的人們，高大了些。他一手塞在衣袋裏，一手執着一支牙簽，嵌在牙縫裏，斜掛着眼角，望着圈子裏異於常人的她。不一刻，他忽然露出恍然大悟，並且鄙視的神色，掉轉頭去告訴一個旁人道：「這是鳳陽婆，練就的一種功夫，值得什麼？」說畢，跳上一輛黑漆得發亮的包車，揚長而去了。

她依然繼續把異乎常人的糧食，一把一把塞入喉嚨，抵抗饑餓的襲擊。但圍觀的人們，這時大家也改了以前憐憫的情緒，一變而為不足惜的神態了。

## 惡運的傳染

忽然之間，我脚下的行程，給一種惡劣可怖的叫罵聲截止住了。我於是把這紛無頭緒的聲音，整理起來：

一種斷續不均，幽沉銳尖的啜泣聲的上面，蓋着一種激烈憤怒的論調。這論調是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她說：『……你命好麼？——你命好麼？——你的命好，我請問你：我的兒子怎會死？——你的命好，我的兒子爲什麼早不死，晚不死，偏偏你這好命的觀音娘娘進了我家的大門，忽然死了？……』說到這裏，憑空加入了一陣紛雜的調解聲。但她第二段的議論，又迸發出來了。她似乎是對一個調解的人道：『黃家嫂嫂，不是這麼說。須知我的兒子，平日沒病沒痛，她這東西進門不上一年，我的兒子忽然給汽車壓死了。病死痛死，也不必說；偏偏好好人家，會遭這樣橫禍。如今她樣樣事情還要怨我，黃家嫂嫂！我……我……真是想想，氣死……』說時，禁不住的號哭起來。

於是寬洪的調解聲，加上帶罵的號哭聲，襯着幽沉而銳尖的啜泣聲，成爲人類中一種特有的音樂。

(本篇完)(留)

### 男子簪花（螺屋雜記）

古有男子簪花之風。如後世之婦女然。唐詩「菊花須插滿頭歸」是其證也。此風不知至何時而始改變。或謂今男子皆剪髮。雖欲復簪花之制而不可得也。余曰。是豈惟男子。卽今女子亦盛行剪髮。則若干年後。將見女子亦無有簪花者矣。相與一笑。

### 陶淵明之小說癖（螺屋雜記）

小說爲文學中重要之物。今人多知之。惟純然舊式文人。則謂小說爲不足道。而輕視之。殊不知真文人未有不嗜小說者。如陶淵明是其例也。淵明詩云。泛覽周王傳。臥觀山海圖。按穆天子傳。卽當日之小說也。山海經。亦當日之小說也。彼云山海圖。則知當時卽有繡像山海經矣。是二書。卽後世之西遊記。鏡花緣。格利物遊記。及天方夜談之類也。淵明嗜之。見於吟詠。可知其喜讀小說之程度矣。

# 鏡臺裏的五封書

陳琴廬

這半年中間。秋湖因爲病纏綿了兩個多月。把大好春光誤盡了。他的家長。要他將息兩十天。再出去服務。又怕秋湖和他的愛情太蜜了的。妻曉痕繾綣太過。對於病後人的身體。大有妨礙。秋湖母親對老頭子說道。你要秋湖在家裏住幾天到好。只是兩口兒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那事兒頂靠不住的。莫要把兒子弄成了虛損的毛病罷。老頭子沈思了一回。便決計將媳婦曉痕送回娘家住幾時。等秋湖走了。再接伊。主意已定。便於第二日叫頂轎子送曉痕歸寧。硬生生把他倆分開了。

可憐秋湖與曉痕雖自信是極能自制。但此事總有口難分。且不易望二老取信。況且二老也是好意。怎好違拗。只得眼淚望肚裏落了。原來秋湖在外省做事。多年沒回家過。今年請假省親。並想和他的摯愛之妻。度些慈蜜的歲月。以補數年來久離的缺憾。不想在路上感冒了風寒。到家就病了。

好容易曉痕辛辛苦苦的將秋湖的病服侍好了。轉眼又要嘗別離况味。在曉痕是極不願歸寧。在秋湖又怎忍割捨。曉痕將行的頭一夜。伊忍着淚收拾要帶的換洗衣裳。秋湖勉強從籐交椅上掙扎起來。走到曉痕身邊。伏着伊的肩。道：「你行後。我這病裏的光陰。如何消遣呢。」話猶未了。驀見曉痕眼眶早就紅了。秋湖一把捏着伊的右手。牽伊同移步到窗前。將玻璃上白紗推向左壁上。只見半邊淡日兒。剛從黑雲裏冒出來。上面又烏沉沉的推在頭上。秋湖倚着椅子背。看看天又看看曉痕。道：「明天怕有雨。走不妥了。曉痕不作聲。停一會。細聲嘆道：「誰願意走呢。你的身體……」講到這裏。忍不住一面檢衣時蓄的酸淚。撲簌簌直落下來。秋湖隨手向伊的夾衣荷包袋裏。掏出雪白絲巾來。爲伊拭去。曉痕一面將手帕接過去。一面將玻璃窗打開。一陣涼風。趁勢逼入。刮得曉痕雲鬢像亂絲一樣。窗前芭蕉。戰慄起來。振振有聲。春天反覺得有些秋意了。秋湖將身向椅上一坐。道：「關起來罷。誰還能再耐得住這銷魂夜景呢。」曉痕道：「悶得慌。你先睡去罷。讓我透一透氣。停會還要將明日你吃的燕窩。摘去毛哩。」秋湖看看時計。已指到十點半。便踱到室外瞧瞧。見燈熄人靜。知家長及婢僕都已睡了。連忙踱進門好房門。不許伊預備明日的燕窩。卽相偕就寢。不一刻。窗外的梧桐葉上。忽嘩嘩的



響起來了。他倆何曾睡熟。秋湖道。明天真留得下你了。只怕天事難料。說不定明早又晴啊。曉痕爬起來。將燈熄了。重復臥下。這一夜真個是「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了。

次日天果放晴。曉痕曉起拜別翁姑。在房內裝鏡臺前。與秋湖叮嚀話別而後。竟忍痛上轎回娘家去了。

秋湖自曉痕行後。無聊萬分。抑鬱不歡。每進重幃。芳衾怕展。常常遇到曉痕所着的衣衫。所用的物件。總得要握着嗅一番。

這一天早晨。秋湖洗過臉。服侍他的僕婦。剛剛出去。他從鏡臺裏取出梳子理髮。發見小抽屜裏有他的幾張小照。和一大堆信箋。雖然紙張疊的紋很深很舊。但保存得並未十分破。秋湖展開一封一封的細細看去。都是數年前自己從S大學K城內寄回家的。

### 第一封信道。

曉痕妹如握。廿八日你寫來的信。我已收到了。我看了又看。不覺好笑。同時我因為你尙不能了解。我心裏轉悶起來。你問我走的這樣快。心裏對住了那一個。唉。你這樣不放心麼。怕的是我愛

上了別人嗎。不會的。萬萬不會的。放一百廿四個心罷。我校內女同學雖多。生得好的更多。學問好。年紀青。更不用談了。不過我已和你發生了愛情。你是我的曉痕了。我只愛我的曉痕一個。別人任憑如何好。和我沒關係。決不會再愛她的。假使你現在仍抱了懷疑態度對我。久久不釋於懷。恐怕要發生隔膜的危險。請你不必罷。我所以匆匆來校。完全是爲學業的問題啊。

另外我有小詞兩首。抄給你看。寄調如夢令。

(一) 結離後九日別曉痕。

未及互傾肺腑。握手相看不語。九日太匆匆。且待歸來再訴。休數。休數。還隔八旬有五。(謂距暑假尙有八十五日也。)

(二) 看曉痕補襪。

不露半些淒楚。破襪慙爲補。勞慰渾無方。笑把伊腰輕撫。辛苦。辛苦。別後何堪細覩。

望你不要常常一個人坐在房裏納悶。有暇多寫些信來。越長越好。越細越好。頂好能把你的生活。赤裸裸寫得活躍於紙上。

你親愛的  
秋湖手書

## 第二封信道。

曉痕吾愛。一封給你的信纔發出去。今天又提筆來寫信給你。春天去了。好笑我第一天穿棉袍。第二天穿夾袍。寫這封信的時候。身上已穿的是單衫了。天氣這麼暖。一陣一陣的香風。把我吹醉了。下午在草地上跑跑坐坐。樹頭上的紅花。青草裏的黃花。好看極了。這幾天我真沒有心去讀書。常常坐在樓上望望想想。不知不覺困倦起來。就睡着做返鄉之夢了。夢見你似乎有病。又似乎房中空空無人。你是歸寧了嗎。

我昨日到馬路上一家牙科醫生舖內拔牙齒。我的板牙。被蟲吃了兩個洞。校醫說。「不拔起。對於身體很有礙。」初起上了麻藥。還不很痛。不料到了過後。出血不止。夜裏也痛得不能睡了。吾愛呀。愈痛的狠。我就愈想起你來了。

我的夾袍子扣鈕壞了。只得買些針線自己縫縫。不料過兩天又壞了。在外面事事靠自己。已是很苦。偏我自己又靠自己不住。奈何。我的兩件新竹布長衫和幾套西裝襯衫。都寫了「秋湖」字樣。你真細心想得到。看見了這字樣。我很喜歡的。現在我脚上穿的是你做的鞋子。手裏

用的。是你用過的手帕。可恨看不見你。真是「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啊。

寫到這裏。我牙齒又痛了。你能替我撫摸一回麼。

四月八日秋湖

### 第三封信道。

曉痕呀。你真愛我。請你先須自愛。習字讀書。一天不要缺。多讀一本書。多寫一張字。便多加我倆一分愛情。多讀兩本書。多寫兩張字。便多加我倆兩分愛情。習字讀書。如一點沒有進步。我倆愛情。必一天淡似一天。一天不如一天了。祝你進步。

秋湖寫於思伊堂四十八號

### 第四封信道。

今天下課後。我從郵務室內。取了三封信。一封粉紅信筒。一看是你的。心裏不曉得有多快活。我失望不止四五次了。我每當望信不到的時候。常常要自制其渴忱。以爲不希望信來。或者信竟會來了。天下事每每熱心太過。最易失望。這差不多成了定理了。

江潮大漲。蘆草叢生。我坐在傍江的一顆傘形的樓樹下青草地。讀我心愛人的信。看完了。好生難過。恰巧兩個同學走來。便只得把信收起來。和他們一道散步去了。同學王君給我一

個蜜橘。我一路剝着吃。一路心裏想。「記得在家裏我兩人常共吃一瓣。你吃上半瓣。我吃下半瓣。有一次枕頭上還這樣的吃了半個。那是你發明的把戲。是不是。」如此正想。同學王君問我的話。我竟忘記答了。

我曾患了一次瘡疾。現在好了。望你不必記念。前日做了兩首詩。「江潮澎湃心潮怒。病到秋深思倍多。怕向樓頭窗際望。輪船出口載愁過。」（長江輪必從我校經過）「分途別後秋將老。爾近深山我近江。縱有煩憂須自解。莫拋紅豆背銀缸。」你高興可以任和一兩首。

你信裏說。院裏的芙蓉花快要開了。可惜我不能和你一同賞看。你不要心急。臘梅花一放。我便要回家了。

你說。「最甜蜜的六月。回憶起來。十分有味。」誰說不然呢。每日早晨。雙雙偃偃倚倚的起來以後。大好初陽。從天井射入。滿室放異樣新鮮的光明。盥洗後。你替我理髮。立在我的面前。我故意倚傍着你。終於等你「這樣不好梳」的警告下來。方釋開兩手。晚餐後。兩人都出了浴。在院中竹牀上並坐着。念詩、看書、談心、握手、等等。都在那時候。月亮下乘涼。上城頭。有一夜你被狗

嚇了。我一路喊着你的名字走回來。怕你落了魂。

宅後的小池。垂條拖水面。柳影平鋪。悠悠的風搖着。吹得我倆襟袖皆涼。高興起來。各搬出藤或竹的椅子。坐在一起。那種景象。那般愉樂。印入我的腦筋最深。一生一世不會忘的。什麼「韻事」。被一般人作爲口頭禪的。也不過如此罷。

「何處可成愁。離人心上秋。」這是宋詞人的口氣。望你千萬不必惹什麼秋心之愁。要緊要緊。

秋湖八月十四日手泐

第五封信。是從K城發的。另外一個信筒。上面郵票有K城的鈴記。信的內容是。最親愛的曉痕。在D鎮發家書。內附一函給你。由轎夫送回南店。已接到沒有。最近幾天。始漸有秋意。你在家總還好罷。雖然你自我出門後。總難免要覺得孤另另的。但必須想開一些。就當我同你沒有什麼愛情可言。你也要過日子。每次我離家。你的眼淚。不知白白地要流出多少。我的心真被你哭化了。唉。吾親愛的曉痕。你萬不可長長如此。我希望你以後和我分別。淡淡的。不算一回事。我心裏反覺快活。在外面也放心些。

昨天不是重陽節嗎。我和一個同事的出城頑山去了。稻田裏的稻還沒割完。因為山裏的田要遲收些。我們過橋穿村。披花拂柳。小鳥鳴枝頭。老犬吠山畔。鬧個不休。後來走錯了路。不能上山。一灣溪水。阻着去路。要折轉回頭。真太遠了。不得已兩人脫了襪子。打着赤腳。摸過水去。好清涼的水啊。透上我心頭了。水色碧青到底。又好看。又可愛。我不是怕害病。真要吃一飽哩。這些水是山上流下來的。老遠地聽見嘩嘩價響。過了泉水。穿好鞋襪。在沙灘上拾了許多小石頭。五色斑駁。好頑的很。過去又有一片青草。碧綠柔輭。好似錦被。唉。睡在牀上不如在這無人的青草灘上。更有趣。更可愛了。想到此處。竟把我想呆了。

上了山。打毛栗子吃。香味甜味。一齊在我嘴裏。可恨採的時候。把手刺破了。晚上睡了。好像花針刺一樣。你可要吃毛栗子。我想託人寄點給你嘗嘗。包比買的好吃些。

那一天跑倦了。夜裏睡得十分酣熟。你近來夢境如何。該不至於失眠罷。身體千萬珍重。

你的夢中人秋湖寫的。

(完)

翻譯與創作（螺屋雜記）

中國之翻譯外國小說。於最早之時。其長篇則直自西文譯來。即茶花女遺事。及黑奴籲天錄是也。其短篇則恐先由日本文轉翻而來。而最早之短篇創作。亦仿日本式。如二十年前卓呆所作是也。見（小說林）直接從英文譯名家短篇。恐自瘦鵲始。

二十年來。短篇創作。可算成功。而長篇創作。猶未嘗見。如著名之孽海花。二十年目視之怪現狀。廣陵潮等。皆不過承舊式長篇小說之陳法耳。非創格也。而廣陵潮爲尤甚。



#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乎？

請用本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大小各式俱全，有下面四大特點：

(一) 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祇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二) 精選上等貢宣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三) 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彩印或請名手設色鉤金用上等赤金

(四) 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綾絹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並不加價

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啟

# 商務印書館精印 名人書畫

搜羅名人書畫  
真蹟採取佳紙  
精墨照相影印  
不失原來精神

## 名人書畫

已出二十五集

中國紙

九三三集各  
第二十三集

元四角  
元三角

外國紙

每集  
九集每集

元二角  
元

名人書畫扇面集

九集每集

元

唐閣立本帝皇圖真蹟

一册

一元五角

天顧閣宋人畫册

一册

三元

禹之鼎人物真跡

一册

一元

費曉樓仕女精品  
三色版

一册

二元

十八應真聖像

一册

一元八角

陳老蓮畫册

一册

一元二角

錢廉江

書畫合册

一册

一元二角

陳南樓

一册

一元四角

王椒畦先生詩畫

一册

一元四角

奚蒙泉詩書畫册

一册 二元二角

藍田仿梅道人山水卷

一册 二元五角

錢竹初山水精品

一册 一元二角

黃小松山水册

一册 一元二角

吳昌碩花卉畫册

銅版 一册 五角

吳待秋畫稿

一册 一元八角

清於女史仿宋人花果  
三色版

一册 八角

南樓老人花卉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戴醇士山水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姚梅任渭長人物

銅版 一册 六角

伯題吳昌碩花卉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王麓臺山水扇面集

一册 一元

(上列各種除註明銅版三色版者外餘均用珂羅版印刷)

# B城紀事

唐小圃

## 下篇 石城堡

石城堡，是B城縣境內最著名的地方，從牠的名稱和形勢看起來，像是人工用石頭築成的城堡；其實不是人工築成的，却是天然生成的。這城堡，構造得十分整齊，凡到過石城堡的人，沒有一個不信牠是天然生成的；真新奇呀！也可以見天工造物之巧了。

石城堡是一座平頭無峯的孤山，山前有湖，叫做明鏡湖。明明是個湖，土人却說是河；又因為位置在石城堡的前面，所以稱牠為護城河。明鏡湖三個字，祇有縣志上如此記載，本地的土人，全不曉得。若是外鄉人來到此地，詢問明鏡湖在何處，管保沒有人答得出來；若是詢問護城河在何處，便無

人不知了；尤其是近幾年，護城河的名氣，特別的大。

這石城堡，更有一個可笑的名稱，叫做鼻涕山。爲甚麼叫做鼻涕山呢？祇因石城堡是一座覆扇形的孤山，山的南面，從山根起，有三條斜坡的道路，會於山口，這山口在山的中腰，是個匾方形的石洞，便是石城堡出入往來，獨一無二的門戶；土名叫做南天門。在南天門的上邊，有一塊絕大的岩石，從峭壁突出，在空中虛懸着，土名叫做鼻子頭。鼻子頭上，有兩個石孔，山內的水，從石孔流出，成兩條瀑布，全流到明鏡湖裏去。從遠處望這石城堡的正面，就像五官俱全的人面一般：有眉，有目，有鼻，那南天門，便是張開的大口；三條道路，像是三縉白鬚；兩道瀑布，極像由鼻孔中流出的鼻涕。這便是鼻涕山名稱的由來。

進了南天門，便如同進了城一般。裏邊是一片平原，正中有一個小湖，四圍是斜坡的石壁，整整齊齊的，和城壁一樣。這樣的構造，簡直的和人工築成的城堡，一點分別都沒有。

原來這石城堡，是千萬年前的一座火山。火口堵塞以後，山頂上便成了大湖；不知經過若干年，陵谷變遷，湖水漸漸乾涸，遂現出一片平原；僅於中央最窪處尚存一個小湖，便是當年大湖的遺蹟。

這小湖，因為堡外有明鏡湖，所以稱為內湖。

石城堡裏，土地肥渥，森林亦極茂盛。據土人傳說此地是古之戰場，乃羣鬼出沒之鄉；在宋元的時代，尚無人煙；到了明末的時候，有一個很闊的太監，在城堡的裏面，小湖的北岸，建築了一座大廟。從此以後，纔有善男信女，出入往來，在前清一代，最為興盛。入民國以後，不知從何處來了一幫土匪，佔據城堡，驅逐僧人，附近數百里的人民，莫不遭其蹂躪；於是福海洞天，變成強盜的巢穴了。

石城堡的強盜，共計數目，也不過四五百人；並且鎗械不齊，若是地方官實力勦辦，是極容易的事。無奈做官的祇顧自己升官發財，沒有肯留心人民疾苦的；因此這幫強盜，更肆無忌憚了。

石城堡的土匪，差不多誰都知道的。聽說土匪，也和軍閥似的，互爭地盤。若是甲幫土匪，佔據了形勝地方，乙幫土匪，便來爭奪，取而代之，這是常有的事。就這石城堡說罷：在這三五年之內，已經更換了三幫土匪，每逢更換一次，老百姓便遭一回殃；也就像那失敗的軍閥一般，臨行之時，必要縱兵大掠；所以這B城縣人民，一方面要伺候縣官，一方面還要供應土匪，兩層的壓迫，真是困苦不堪了。自入民國以後，這B城縣，始終沒遇見過一個好縣官，沒想到，近兩年，竟遇見一幫有良心的土

匪，這真是奇談了。據說現在石城堡的土匪，雖一樣遵照土匪的老例，綁票劫財，可是對於窮苦的鄉民，從來沒騷擾過，豈但沒騷擾過，還時時做些慈善的事業。因此這些老百姓們感念土匪的仁政，真是歌功頌德，口碑載道啊！哈哈！二十世紀，甚麼新奇的事都有，慈善土匪，居然出現了。

我從B城縣起程，是僱了一隻小船，在午前十點鐘，便開船了。

這隻船上，除了船家父子二人以外，還有一個人，是從省城來的商人，辦完了事，正要回省城，所以和我搭在一隻船上了。

我坐在船上，被河風吹着，很覺清爽，不由得便和那商人談起話來了。因此我知道他姓程，我便稱他程老板，他回稱我為王先生。我們談得很投機，有時談到政界的黑幕，便相對大笑起來。

老船家，是個很倔強的老頭子，他先見我們談話，便屢次用眼睛瞪我們，像是很不願意我們談話的樣子；及至聽見我們大笑，便帶着噙怪的神色，對我們說道：「有甚麼可笑的事啊？沒看見黑雲彩直往西跑嗎？下起雨來，就有了樂兒啦！哼！雲彩往西，王母娘娘穿簑衣。」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勸你們少樂罷！」

程老板聽了老船家的話，很不高興，便說道：「怎麼坐在你的船上，還不准笑嗎？」

老船家說道：「不准笑誰不准你笑啦？你沒看見雲彩直往西跑嗎？」

程老板說道：「雲彩往西跑，就不准笑嗎？」

老船家說道：「那麼，你願意遇見雨嗎？」

程老板說道：「哦！下雨是因為我們笑了麼？我如果有這樣的本領，遇到缺雨的年頭，笑兩聲就下起雨來，倒比求雨還靈呢！」

老船家說道：「哼！我看你像個買賣人，必是久慣行路的，我說的話，你應該明白；這個豆兒，何必咬破了呢？」

程老板說道：「哦呀！我可不是久慣行路的，我倒要請教，久慣行路的，就不准笑嗎？就不准樂嗎？」

他們兩個人，互相辯論不已，我正要從中排解，忽聽河隄的外邊，咄，咄，一連兩聲鎗響。

老船家聽了，立刻像得勝了一般，向程老板說道：「得啦！你笑罷！你樂罷！你的樂兒大啦！年輕的人，不通世故！哼！不聽老人言，災禍在眼前！哪！」

此刻程老板，也不敢辯論了，嚇得我也不敢言語了；可是那老船家，却像沒事似的。正在這個當兒，忽見河隄上，現出五個人來，全都是扛着鎗；其中一個人，像發令似的說道：『靠岸！』

老船家果然奉命惟謹，把這小船向河隄開去。程老板一見，便向老船家說道：『你真要靠岸嗎？』老船家說道：『不要說廢話！不靠岸怎麼樣呢？』小哥哥！你不必害怕！吃一回虧，便是受一回教訓！幸而在此地，還沒有甚麼大虧吃，這是萬幸啊！』

老船家說着，那船已經靠岸了。河隄上一個扛鎗的，向老船家問道：『這兩個人，是從甚麼地方上的船到甚麼地方去？』

老船家說道：『從縣城上的船，到省城去。』他說着，便指着程老板說道：『這是省城德發米莊的老板，姓程。』又指着我說道：『這位姓王，是縣裏的二老爺。』

扛鎗的人，聽了老船家的話，笑了一笑，說道：『噢！小官僚兒啊！共總幾件行李？』

老船家指着船頭上用油布遮着的行李說道：『一共三件，還有一個小皮包，是這位老板的。』他說着，又向程老板指了一指。我知道我的行李是沒有指望了，與其被這夥土匪硬搶奪了去，



何如作個順水的人情呢？我想罷，便向河隄上的土匪，拱拱手說道：「諸位辛苦啦！請看那隻網籃，和這捲行囊，是我的，老總若是用得着，祇管拿去！」

一個土匪說道：「誰是老總啊？你看我們穿的衣服像老總？生的容貌像老總？」

這個當兒，程老板忽然抖起聰明來，說道：「是啊！我們這位同行的，是個念書的人，不會說話，求大王恕他無知……」

五個土匪聽了，一同大笑起來，其中一個土匪說道：「究竟你們行商的人明白的多，你一睜眼，便知道我們是做甚麼的啦。實對你們說！我們雖然扛着鎗，可不是甚麼老總小總，我們是土匪——就是強盜！也不是甚麼大王！聽我對你們說！戲臺上的土匪，纔叫大王呢！」

又一個土匪說道：「不用說那些廢話啦！」他說到此處，向船家說道：「大小四件行李，對不對？祇好累你一趟，運到南天門去罷！你總該去過罷？」

老船家說道：「去過！去過！你老放心罷！但是這二位怎麼辦呢？」

他用手指着我，和程老板，這樣的問。一個土匪說道：「這兩個人，交給我們，免得將來你受連累。」

他又向我和程老板說道：『你們要分清楚了！船家是安善良民，並不是土匪！劫你們行李的，是我們！就是土匪與船家毫不相干來來請上來罷！』他向我們招手，叫我們上河隄。

程老板說道：『把我們放了罷！衆位高高手罷！』

土匪說道：『不要多說！快上來罷！』

我說道：『我們全是窮人，捉住我們，也沒有甚麼用處。請想我是個窮念書的，他也不過是小本商人。』

土匪說道：『喂！你老先生，既是縣裏的二老爺，我倒要請問你老先生，若是派衙役去傳人，那衙役能夠因為所傳的人太窮，把他放了嗎？我們和貴衙門的衙役一樣，也是奉上官差遣哪！你們看！下雨啦！快上岸來罷！不要耽延工夫，那是一點益處也沒有的！』

我聽土匪如此說法，知道央求也是無用，便說道：『好好！既然如此，我上岸就是了。但有一節，我要拜託你們幫個忙，纔好！你看這河隄多麼高！多麼陡！我實在爬不上去！』

一個土匪說道：『不要緊！不要緊！』他說着，便繫下一根繩子來，又說道：『你用力揪住這繩子！』

兩腳蹬住河隄，就上來啦！」

我同程老板，一點抵抗力也沒有，祇得遵着土匪的命令，上了河隄，便成了土匪的俘虜了。我早聽說此地的土匪甚多，但決沒想到我這樣的窮人，也會遇見土匪。現在既入了土匪的勢力範圍，祇好聽天由命罷了。

我遇見的五個土匪，其中有一個是頭目，他先向我問了姓名，籍貫，職業，我一一對他實說，他立時用鉛筆記在手冊上。問完了我，又問程老板，也記在手冊上。他記完了以後，便對我們說道：「照我們的規矩，是應當用繩子拴住你們右臂；但是我看看你們還像是老實人，也不用拴了，你們可要好好的隨着我們走！不要妄想逃跑！你們要知道我們全有鎗！你們一跑，我們就開鎗！那時傷了性命，可不後悔！你們聽明白了罷？走罷！」

走了不遠。我便向那頭目問道：「我們往那裏去呢？」

頭目說道：「跟我們進城去，但是這個城，可不是你們的縣城。」

程老板說道：「到石城堡裏去嗎？那裏我去過的！」

頭目說道：「你去過真可笑！每逢攙了人來，總是說到城裏去過，大約你還有朋友，在城裏罷？」  
程老板說道：「的確有個朋友，李子興知道罷？」

頭目說道：「李子興啊？但是他不住在城裏，他也不是土匪！」

程老板說道：「李子興是管糧場的，他在省城辦雜糧，我們很熟很熟的！」

頭目說道：「李子興不是土匪，你不要錯認了！他是慈善家，恰好和我們土匪正反對喲！」

說着已經到了明鏡湖，我們一同上了一隻小船，一直向北開去。行到半路，正遇見我們乘的那隻小船，從北邊開回來。那老船家，高聲說道：「諸位回來啦！那幾件行李，我已經交代清楚啦！」

頭目說道：「辛苦啦！多謝！多謝！」

我們的船，走的很快，不大的工夫，便到北岸了。從中間一條路上山，雖有階級可循，可是非常難走，我簡直的一步都不敢移動了。

頭目說道：「這樣走法，如何成呢！索性走東路罷！」

他又叫我們折回來，順着湖的北岸，向東走去。過了一座鐵橋，便看見一排一排的平房很多，平

房外邊，時時看見兒童婦女，我便向頭目問道：「這是村莊嗎？這房屋，真齊整啊！」

頭目說道：「這也可以算是村莊，這裏住的，全是佃戶的家口。他們雖在山裏種地，可不叫他們在山裏居住，免得沾染土匪的惡習。」

哼！他口口聲聲的土匪，土匪，難道他不是土匪嗎？我正走着，忽然來到一座大院落，院外邊白灰牆上，寫着斗大的「糧場」兩個字。程老板一見，便說道：「我到這裏來過，這是糧場，是施捨糧食的地方，好啊！這纔是慈善事業呢！」

我向程老板問道：「糧場是施捨糧食的地方，誰施捨呀？」

程老板說道：「怎麼你會不知道？這全是……」

頭目連忙攔阻道：「少說話罷！要上山啦！」

原來已到了東路。這東路，雖也是向山上去的道路，可是比較剛纔走的中路，的確平坦多了。在路口上，立着一面高大的木牌，極像三礮臺紙煙的廣告牌。在牌上寫的是：

「在木牌以南住的，全是安善良民；木牌以北，方是土匪的巢穴。各處勦匪的官軍，務請分清，萬

勿誣良爲匪！特此佈告！」

「咦！真奇怪呀！這是土匪立的木牌嗎？怎麼他們自稱土匪，毫不隱諱呢？這幫土匪，真是與衆不同啊！我一邊想着，一邊向那頭目問道：『這木牌，是甚麼意思啊？』」

頭目說道：『你不認識字嗎？』

我說道：『我雖認識字，但是怎麼自稱……』

頭目說道：『你看我們自稱土匪，覺着新奇嗎？其實很不新奇！我們劫財綁票，本來是土匪。人人都說我們是土匪，我們縱然不承認，還能攔阻衆人背地談論嗎？既是攔不住衆人背地談論，倒不如爽爽快快的自己承認起來。況且這土匪二字，也不見得怎麼難聽罷？縱令難聽，但是我們實際上已經當了土匪，似乎也不必隱諱。我們覺着土匪兩個字，很純潔！很可愛！不但不拒絕旁人如此稱呼，我們自己，也是自稱爲土匪，有甚麼可隱諱的呢……』

我們上了山路了。這東路雖然平坦，但是我走起來，還是非常的吃力。走了一會兒，便出了一身的汗，也覺着喘了。我看看五個土匪，全是坦坦然的，像閒遊一般；我再看程老板，他也張着嘴，合不

上了。

走了多時，好容易纔走到山口；其實不過看見山口罷了，距離還很遠呢。程老板仰着頭，喘吁吁的說道：「啊！到了南天門了！」他說這話，是表示他路途熟悉的意思，那土匪頭目，却不睬他。又過了一會兒，走進一個山洞，——就是所謂南天門，這裏非常的涼爽，我要在這裏休息一會兒再走；但是土匪頭目不准；沒有法子，祇得拚着命再向前走。

穿過南天門以後，眼界爲之一爽，一片湖水，風平浪靜，湖的四圍，有旱田，有水田，禾稼非常茂盛。隔着樹林，有樓房，有平房，高低起伏，隨着山勢建築，別有風致。山林幽寂，風景平和，人到此地，斷乎想不到是強盜的巢穴。一眼望去，祇有田地的農夫，絕沒有一個持刀扛鎗的兵卒。小說上敘述山寨，總有些旌旗兵刃，頭目嘍囉，此地却不然；除了圍隨着我們的五個土匪外，連一個持武器的人也沒有，這不是很新奇的事嗎？再者人被土匪掠去，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我此刻却一點也不覺得害怕，我隨着土匪，走了一路，倒像是結伴遊山一般，決沒想到有甚麼可怕。其實我並不是有膽量的人；的確因爲這一幫土匪，和藹近情，能使我這膽小的人，不生恐懼。

我們又走了一里多地，來到一座半洋式的樓房，先進了一個鐵柵欄門，便看見那樓房的正門了。頭目對我們說道：『我告訴你們！可要少說話呀！』

頭目到了正門，一邊走着，一邊向門前站崗的問道：『今天誰值班哪？』

站崗的向我們望了一望，然後說道：『方先生值班，可是沒在此地，到大營去了。柳先生在這裏呢！』

頭目把我們帶近正門，他先把他的鎗遞給一個土匪，替他扛着，他自己却走進一個有樓梯的房間裏去了。

此刻祇賸四個土匪看守着我們，滿院的樹陰，連一點聲息都沒有；那山外的瀑布的聲音，却還聽得非常真切。

約摸着過了十分鐘的光景，忽然來了一個年近五旬的人，手裏持着一串鑰匙，向我和程老板問道：『你是姓王嗎？』『你是姓程嗎？』我們應了一聲，他便說道：『跟我來罷！』

他把我們帶到一個院落裏，四面全是房間，他先用鑰匙開了一間第十六號的房，叫程老板進



去，隨着關上門，又上了鎖了。這個當兒，忽見十個穿軍衣的兵丁，全都扛着鎗，有一個軍官帶着，向南走出門去；又見照樣十個兵丁，一個軍官，走了進來。我此刻已經跟着那拿鑰匙的人，來到一間北房，是四十四號。他開了門，叫我進去，他却鎖了門去了。

我進了房門一看，却是一間四壁潔淨的房屋，有兩牀，兩椅，一桌，還有一個磁鐵壺，頗像一間棧房。靠東壁的牀上，正有一個人，面向裏睡覺，我不便驚動他，況且我也勞乏不堪，連忙臥在靠西壁的牀上休息。我沒想到這牀上，居然有很厚的褥子，褥子上有一張竹蓆，還有一個很潔淨的枕頭，這是土匪的巢穴嗎？我不是被他們掠了來的麼？奇怪呀！大約我是做夢罷？我思索了半天，一點也不恐懼，除了口中乾渴之外，沒有絲毫難過，所以臥了一會兒，便睡着了。

我正在睡夢中間，聽見有人漱口的聲音，把我驚醒了。我翻過身來一看，祇見那邊牀上的那人已經起來，手裏拿着磁鐵壺，正在漱口呢。我一見壺裏有水，連忙說道：「借光！我喝一口罷！」

那人聽我一說，立刻回過身來，我們彼此一看，全都非常驚訝起來。他說道：「咳！王先生！你怎麼也來啦？」

這說話的人，就是老呂。我說道：「真是有緣！我們倒霉的人，倒起霉來，也是在一起呀！」

老呂湊近我的身旁，小聲說道：「我先對你說一句話，你要记住了！你千萬不要說我姓呂！我進來的時候，我說我姓張，名叫張升；要緊！要緊！」

我無暇問他的緣故，先把磁鐵壺接過來，對着壺嘴，飲了一氣涼水，立刻覺得非常清爽。我向老呂問道：「你到此地有幾天啦？」

老呂說道：「王先生！你是怎麼啦？我不是昨天從縣裏起程嗎？你怎麼忘啦？」

我說道：「是啊！不錯的！你是昨天起程啊！我怎麼覺得過了好久了呢？」

老呂說道：「你大概受了驚恐啦！你聽我對你說！這幫土匪，是不必怕的，一點危險也沒有。來到此地，比來到我們縣衙裏面，安全的多。」

我說道：「他們這羣土匪，果然是希奇；他們的首領是誰呀？」

老呂說道：「朱老鵬，誰不知道啊！他是大學堂的畢業生，還做過一任縣知事呢！」

我說道：「他爲甚當土匪了呢？」

老呂說道：「王先生！你真不知道嗎？哦！哦！也無怪你不知道，衙門的人，也沒有人對你說，啣！歷任的縣官，到任之後，全要拿着手本來拜他們哪！我們那位老賢姪，也來拜過，他還帶了五千塊錢，想送給朱老鵬。朱老鵬說道：『你送給我五千元，將來也是取價於老百姓啊！我與其收你的五千元，何如直接向老百姓要呢！』他把他挖苦了一番，還把他教訓了一番呢！啊！這幫土匪，可和以前的土匪不同啊！這裏邊真有人才，文的，武的，全都有。他們雖然綁票，決不騷擾地方，他們還設糧場放賑呢！」

我說道：「他們綁票路劫，還不算騷擾地方嗎？」

老呂說道：「不錯，他們也綁票，可是他們綁的票，可不是尋常的票啊！他們綁的票，全是老百姓的對頭！今年春天，綁了一個退職軍長的孫少爺來，一下子就是一千五百萬。你想想！綁這樣的票，豈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嗎？他們決不騷擾安分的商民，這是遠近皆知的呀！」

我說道：「你不可太信他們哪！是當強盜的，全都是檢體面話說，其實還是害民的土匪罷了。他們如果不騷擾良民，爲甚麼把你掠了來？又爲甚麼把我掠了來？和我同行的一個老實商人，也被他們掠了來，又是甚麼道理呢？」

老呂搖着手說道：「你不要忙聽我對你說！他們的確不騷擾良民，但是有幾種人，他們當做例外：第一，是做官的；第二，是跟官的；第三，勒價居奇，不顧貧民的糧行商人；第四，是紊亂市價，從中漁利的錢行老板；這四種人，他們最恨，也是不能放過的。你想想！你就是做官的，我就是跟官的，你說你那些同行的商人，大約不是糧行，便是錢行罷？」

我說道：「他人且不必說，專就我說罷，我也算是做官的嗎？卽或是做官的，難道做官的當中，就沒有——一個好人嗎？」

老呂說道：「唉！你的官職雖小，究竟是個官，祇因做官的人，好的太少了，把你老先生也連累了；就是我也是如此啊！跟官的惡奴，情實可恨，難道我也是惡奴嗎？好在他們還講些公道，決不屈枉人，他們調查清楚以後，是要釋放的。」

我說道：「不論如何，終歸是一羣強盜啊！」

老呂說道：「雖是強盜，究竟比貪賊枉法，坑害良民的暴官污吏，強的多呀！你要知道，這羣強盜裏面，做過官的人不少啊！他們本想掏出良心來，替人民，替社會，做些個有益的事業；祇因長官貪

汚，劣紳掣肘，逼得他們無法，纔走這條道路；可以說這些人，全是滿腹牢騷，和我們一樣啊！你要知道這裏的兵官兵丁，一大半全是當年我營裏的人哪！他們曾給我通過信，叫我入夥，我實在不願擔這強盜的名目；所以我窮到如此地步。我此時想入夥，仍然不遲；但是我決不當土匪。我不敢對他們說真名實姓，就是這個緣故；倘若他們知道我來到這裏，一定又要勸我入夥，當面拒絕，便要費唇舌了。我們正在談話之際，忽聽門鎖一響，那門就開了。我擡頭一看，進來一個鄉農打扮的人，口中說道：「那一位是王履昌？」

我說道：「我就是王履昌。」

那人說道：「哦！王先生！你是河間人嗎？」

我說道：「是的。」

那人說道：「請教台甫！」

我也對他說了。他又說道：「有個朋友，名叫朱應奎，可認識嗎？是河南人！」

我聽這朱應奎三個字，彷彿很熟，可是一時想不起來，我便說道：「我想不起這個人來了。」

那人說道：「你老先生，在京都大學，當過教習嗎？」

我說道：「前幾年當過的。」

那人說道：「既然如此，那便不錯了。」

那人說完，便走了，可是依舊把門鎖上。我向老呂說道：「唉！糟了！你的部下，不是在此當土匪嗎？我的學生，也在此地當土匪了。我半生心血，所得的成績，就是如此啊！」

我說到此處，不由自己流出淚來了。老呂見我流淚，也流着淚，向我說道：「我的成績，也不過如此啊！」

到了黃昏時候，又來一個人，穿着軍衣，剛一進門，便向我拱着手說道：「王先生！我們久違啦！你還認識麼？哦！你老先生頭髮白了許多啦！」

我以為他必是我那當土匪的高足弟子朱應奎，因此向他說道：「你就是朱應奎嗎？」

那人說道：「不是！我不是朱應奎！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代表，名叫吳郁！」

我說道：「哦！吳先生！有甚麼見教的話麼？」

吳郁說道：「我們在北京的時候，會過兩三次，你老先生，或者不記得了罷？」

我說：「請你恕我眼拙，實在不記得了。」

吳郁笑道：「那一年，先生正在北京當律師，我是因爲一件事，到大理院上告，承我們同學朱應奎介紹，你老先生替我作過訴狀。這件事，先生自然不放在心上，但是我可是受益不淺哪！」

我說道：「既是這樣說法，我們是老朋友了，我以朋友的資格，向足下請教爲甚麼在此地做綠林事業呢？」

吳郁說道：「既承下問，自當敬謹答復；但是我現在是代表我們首領朱應奎，來見先生，我應當先說我代表的事體；旁的話，我也願意請教。」

我說道：「貴首領有甚麼見教的話，我是樂聞的；但有一節，我要聲明在前！我是疏散慣了的人，絕對不能久居此地！我是……」

吳郁說道：「我曉得！我曉得！我們首領朱應奎，也知道先生的意思。我代表他來，一則是向先生請罪，並問候先生，還想請教先生近年的景況如何。朱應奎說，他當年在京都大學的時候，除了受先

生的教益以外，還受過先生的私恩，他是永遠不忘的。他本應當來到此地，問候先生，並向先生請罪。但是他身陷綠林，明知不是正當事業，可又不能棄置不顧，所以沒臉來見先生，這是求先生原諒的。先生願意多在此地遊玩幾天，聽先生自便；若不願意在匪窟裏安身，何日起程，也聽先生自便。他並且說，在這一二年之內，仍恐無暇親往拜訪，但是他的心，決不忘先生。將來脫離匪窟，特意到貴處去拜訪，或者也許有這一天，可是不敢預定。他並且鄭重託付我，對先生說，他的身體，的確是土匪，精神可不是土匪，他還希望先生，教訓他幾句話。王先生這全是我代表朱應奎說的話，先生有甚麼見教的話嗎？」

我聽了吳郁的話，知道他們幹的很高興，想阻止他們，是一定無效的，所以只對他說道：「朱應奎，究竟是那一個學生，我還是想不起來，聽足下的話，大約他必是我的學生了。我本應當忠告他幾句話，但是我們的宗旨，已經不同，說也無益；至於我的近况，更不足道；我祇拜託足下，告訴他！「回頭不要太晚了，浮沙地上，究竟建不起高樓來。」吳先生！你聽明白我的話了罷？還有一節，我想明天早晨，離開此地，並望把我的行李賞還。我還有一句話，聲明在前！我是慣於受窮的人，若有甚麼餽贈，



我是絕對不受的！」

吳郁說道：「先生的話，我已經聽明白了，必當一一轉達。敝頭領也知道先生不能在此久留，所以特爲先生備辦行李川資。先生既說絕對不受饋贈，這是先生人品高介，不飲盜泉之水的意，我必當代爲轉達；想敝頭領深知先生，也決不能強人所難。現在我代表的責任，已經完了；我要答復先生問我的話了。先生不是問我爲甚麼做綠林事業嗎？」

我說道：「是的；這是我請教的。」

吳郁說道：「先生問我爲甚麼做綠林事業，我可以回答說，是爲做人，纔做綠林事業。我們生來是個人，就應當做人的事，我們想盡了方法，走遍了道路，全是不中用的；不論用那一個方法，走那一條道路，全不能做人的事。惟有掏出良心來當土匪，纔能稍微的做一點兒人的事；也可以說，惟有掏出良心來當土匪，纔能稍微的做人。你老先生，固然不贊成我們的辦法，但是我們自己，也不是絕對贊成；不過覺着除了當土匪之外，再想不出一個比較的好方法來了。也就是再尋不出一條比較的好道路來了。你老先生，年高學邃，我當然是很欽佩的。我請教在現代的社會，除了當土匪，還有甚麼

方法，可以做人；還有那一條道路，我們可走？老先生如果指得出來，我們一定樂從，決不翻悔！老先生不是明晨起程嗎？請儘今夜替我們想想！萬一想出一個較好的方法，或是一條較好的道路來，明晨我再來請教！」

吳郁說完，便向我告辭，我指着老呂向他說道：「這個姓張的，是我的朋友，他雖是跟官的，可與尋常的跟官的不同，我敢擔保！可否把他放了，以便我明天起程，有個同行的伴侶？」

吳郁說道：「他既是先生的朋友，當然可以照辦。」

他說着，便走了。

我吃過晚飯之後，便臥在牀上，思索吳郁給我留下的那個難題。我自言自語的說道：「要想做人，除了當土匪，還有那個方法呢？還有那條道路呢？」

我在牀上，翻來覆去的，思索了一夜，始終沒想出一個方法，一條道路來。

到了第二天早晨，吳郁來催我繳卷，我祇囫圇吞棗的答道：「哼！……是的……是的……祇有這個方法……祇有這條道路！」

(完)

# 西湖我的姊姊

漪湖女士

這詩也由趙君吟秋轉交來。正和前回所刊的「兒時的回憶」一般的好。編者。

西湖。

我的姊姊！

你是神聖的處女，

我要永久伴着了！

西湖，

我的姊姊！

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  
同睡在自然的懷裏。

西湖，

我的姊姊！

我願化作游魚，  
在你的心裏遊戲。

西湖，

我的姊姊！

你是偉大的詩人，

沈默中，

給了我許多詩意。

西湖，

我的姊姊！

你是個快樂的人兒，

---

爲什麼詩人見了你，  
便要流淚？

西湖，

我的姊姊！

底事一到秋天，

你便加上素衣？

西湖，

我的姊姊！

我問你，

爲什麼不言不語？

# 少年自然科學叢書

第一編

太陽·月·星

鄭貞文 胡嘉謨 編

第一冊 六角

先論太陽系的組織，  
次論日月及八大行  
星狀況與運行情形，  
末推論彗星流星及  
銀河系的大體組織。

空氣·水·火

鄭貞文編 印出

雲·雨·風

鄭貞文編 印出

山·川·海

鄭貞文編 印出

本叢書分十二編，由宇宙說到地球，由地球上的現象說到人類的生活，將自然界的一切智識，包羅在內，取材行文，力求合於兒童的知能和心理，並附精美插圖多幅，能使讀者如遊勝境，樂而忘返，確是初等自然科學良好的補充讀物。

第二編

地球·生物·人

鄭貞文編

第一冊 六角

詳論地球的生成現  
狀，人類與動物植物  
之由來，生物之淘汰  
與進化，以及全生物  
界的系統。

物性·力·運動

鄭貞文編 印出

電·音·光

鄭貞文編 印出

根·莖·葉·花

鄭貞文編 印出

商務印書館出版





# 骰子牙牌之來歷

塵夢

今日賭具中之骨牌。又名牙牌。全副三十二張。人習見之。而莫能言其製造之原因。及所以用三十二張之故。

余考牙牌係由骰子變化而來。即合兩粒骰子而成一張牙牌也。今先言骰子牙牌之來歷。而後言其變化之跡焉。

骰子。相傳爲曹植所造。本止有二。謂之投子。投子者。取投擲之義也。用玉石爲之。故謂之明瓊。至唐時始改爲六枚。又改用骨製。而始有骰子之名。

牙牌。據張山來混同天牌譜。謂創自宋司馬溫公。而正字通。謂宋宣和二年所設。高宗時頒行天下。未

知就是總之。宋時始有。而發現在骰子之後也。

由骰子而變爲牙牌。其理可得而言焉。

骰子每粒六面。面面刻點。自一至六。而六粒共有三十六面。以兩粒之各一面相拼湊。可得牙牌三十六張。

然牙牌只三十二張。其故何也。請詳言之。

蓋如法拼湊而後。有同樣得兩張者。有只一張者。

蓋一點與一點相拼。得兩點。此種只有一張。二點與二點相拼。得四點。而此種亦只一張。（三點以下類推。）如此一至六。共六張。

在牙牌中爲天牌。地牌。人牌。長十。長三。長二。（在牙牌中成雙者。是後倍之而成。）

此六張既然各爲單張。於是倍之使成雙。三十六張。加六張。爲四十二張。

而同時五點。七點。八點。九點。各有兩對。共八對。於八對中各刪去其一。（五點至九點。點數同而式樣不同。因每對刪去其一故也。共刪八張。於是四十二張變爲三十四張。而三點六點各有一對。復各刪



去其一。共刪二張。於是乃爲三十二張之數。故牙牌中三點與六點成單不成雙也。

三十六面。互相拼湊。而成此現象者。是算學中自然之理。閱者可取骰子六枚實驗之。至於三點與六點必使之成單而不使之成雙者。蓋有深意。以三爲乾卦。六爲坤卦故也。故在牙牌中三六成對。其大無比。

此外以天地人等命名。亦略有占卜之意。天爲三十六張（指初拼成之數）中之最大數目。地爲三十六張中之最小數目。（天爲十二點。地爲二點。）

天地既定。則天地中間之偶數爲十爲八爲六爲四。於此四牌中酌取其二爲人爲物。於是以八爲人。（兩個四點湊成之八。）以四爲物。（一點與三點湊成之四。）此命名之大略也。（物。今呼如鵝。鵝與物。一音之轉也。）

總之。牙牌之組織。根據於骰子。可無疑義。而骰子之組織。完全是數學。更不待辨而自明。然牙牌之取天地人物等名。而以三點與六點當卦之乾坤。是又寓有占卜之意。如此。可知牙牌乃合算學占卜二事而爲一者也。

今人猶以牙牌爲占卜之用。如所謂牙牌神數是也。可知牙牌在初造時。必非賭具。苟爲賭具。則司馬溫公何爲而造博具哉。卽曰非司馬溫公所造。然又謂高宗時頒行天下云云。苟爲賭具。何得公然頒行天下。故吾知其非賭具也。（變爲賭具。不知始於何時。）旣非賭具。則爲卜具也可知矣。

牙牌由骰子變化而來。牙牌旣爲卜具。則骰子或亦卜具。但不可必耳。姑據吾所知。書之於此。以質之博學者。

# 再辨和詩

胡懷琛

或曰。爾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吹者。只奏樂之謂也。據此。則子所引毛詩論語上之和字。是指樂。非指詩也。

余曰。不然。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女。倡。倡始也。和。廣續也。使和字作「徒吹」解。則文不成義矣。今有「倡作」「首倡」等語。而詩中之「倡」則變而爲「唱」。余以爲當以「倡」字爲是。毛詩蕩之首章曰。倡予和女。其次章曰。倡予要女。要。成也。謂予首倡之。而女和成之也。「要」字正與尙書乃廣載歌之「載」字相同。由此言之。首章和字。非指樂門矣。况股肱之歌。又分明爲和詩體乎。

或又曰。史記。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據此。是一人奏樂。又一人唱歌。亦謂之和。不必其爲一倡作一廣續也。

余曰。然。此亦一說也。然兩說並存可也。不得謂和字只當如此用也。總之。古有倡和之詩。已有股肱歌爲明證。其他枝節之言。可不必多說矣。

趙甌北謂次韻詩六朝時已有之。不必始於元白。然趙氏亦謂「至元白始立爲格耳」。可知元白前所有者。乃偶然一見。未嘗成體也。今姑錄趙氏所引之元白前次韻詩於此。以作參考。

趙氏云。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而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令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征衣。此二詩絕似次韻。豈無心適合耶。抑有慕於元白而倣之耶。予按張籍既未言明次劉長卿韻。自以無心適合之說爲是。古人詩句。無心適合者甚多。不足異也。

趙氏又云。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爲筐下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意纏綿時。（予按。蠶字爲纏字之隱語。絲字爲思字之隱語。而纏綿應當作蠶眠。蠶眠。隱纏綿也。今直作纏綿。是傳寫之誤也。）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潤雜書謂。類文有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予按。王肅繼室答詩。是有意次韻也。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詩。不次太子韻。卻次王筠韻。是次韻詩中之又一格也。總之。偶然一見。未嘗盛行。至元白以後。乃盛耳。

此 誠 奇 異

一小劑清導丸能使閣下胃納增進性情溫和體質強健而閣下所常患之便閉肝火膽汁失和疾病頭痛眼暈酸楚肝陽上升及胃部脹悶等症若失矣閣下不必以為染恙甚重上述諸症不過為大便閉結所致耳今晚苟服清導丸二粒明晨便覺爽適矣山東高密單子鈺先生



來書云鄙人今春忽患肝經失調日益劇重於是頭痛便閉諸恙相繼叢生多方醫治終鮮功效繼而試服紅色清導丸遵照仿單所載每於臨睡之前吞服此丸三粒次日即大便通暢頭痛漸輕連服一瓶諸病盡失痛楚皆減飲水思源皆紅色清導丸之所賜也特肅蕪函

藉誌感謝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清導丸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一概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十(344)

印 精 樓 芬 涵

宋 人 小 說

宋人所著小說類多短說，或考證亦詳，或史實亦淺，或見於長行，或思養不取，或購此樓，或易分取，或收小此，或類為說，或均舊鈔，或槧精校，及精印，本茲擇，尤付印，精加校，勤諸本校，問有詳異，註特原，文於下，不輕更，改現已，出版者。

燈下閒談	歸田錄	涑水紀聞	春渚紀聞	河南見錄	邵氏見後錄	老學庵筆記	梁谿漫志	齊東野語	玉照新志	稽神錄	蘇黃門龍川別志	仇池筆記	東坡志林	脚氣集	塵默史
佚名	歐陽修	司馬光	何薏	邵伯溫	邵博	陸游	費衰	周密	王明清	徐鉉	蘇轍	蘇軾	蘇軾	車若水	王鈺
二角	二角	二册九角	二册五角	二册七角	三册九角	二册五角	二册五角	四册三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二角	三角

石林避暑錄話	澠水燕談錄	珩璜新論	嬾真子錄	投轄錄	隨隱漫錄	東原錄	青箱雜記	鶴林玉露	雞肋編	捫蝨新話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夷堅支志	夷堅志	夷堅志	雲麓漫鈔
葉夢得	王闢之	孔平仲	馬永卿	王明清	陳世崇	龔鼎臣	吳處厚	羅大經	莊季裕	善		洪邁	洪邁	洪邁	趙彥衛
二册六角	五角	三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五角	二册六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章簡稿投

## 載轉許不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八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若干亦請註明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  
點詳細註明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時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  
載不退還惟長篇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七 願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  
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併聲明

八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九 願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 表目價告廣

## 表價定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書價連郵費  
國內一圓外

定預		全	半	時
年	年	年	年	期
五	廿	五	五	冊
十	五	三	五	數
元	角	元	角	
四元六角	二元三角			

新經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等第 地位 全面十二半面 四分之一方

特等 底封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  
或正文書寫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元

普通 正文中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請君

如有詢

問事件

或更改

住址通

信時務請

定單

定戶

姓名

在何

處定

何處

四項詳細

開明方可

遵辦實錄

定戶太多  
簿籍繁重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聲明



# 兜安氏馳名藥膏

治頭面瘡癩疹子園  
 癩癩疥梅毒爛腿下  
 疔痔瘡諸蟲咬傷一  
 切皮病等效驗非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盒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